



明文在

和
345
10



利
298
10



明文在卷八十八目錄

行狀

翰林學士承旨宋公行狀

鄭楷

所錢文
有詢那

明文在卷八十八目錄

明文在卷八十八

常熟 薛熙纂
長洲 錢大鏞訂

行狀

翰林學士承旨宋公行狀

鄭楷

先生諱濂字景濂世為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憲者官大理丞為易講師弟子眾至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兆尹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諡文通先生通尚書春秋周廣順中徙於義烏隱居覆釜山又七世至宋嘉靖初有諱栢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五世乃至先生始遷浦江仁義里之青蘿山仍以潛溪扁其所居示不忘本也於是四方學子咸以潛溪先生稱之先生在妊七月即生為嬰兒時苦多病每風眩輒昏迷數日祖母金及母陳更相保抱得無恙年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翰蒙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二千言同肄業者日暮罷歸其所讀書先生皆成誦九歲為詩

歌有奇語人異之呼爲神童年十五六里人張繼之長者也聞先生善記誦邀至別墅所問以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倍先生以一月爲答初繼之不之信抽架上雜書俾卽記五百言先生以指爪逐行按之按畢輒倍一字不遺繼之告先生之父尙書公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卽有成耳乃攜入城府受業於聞人夢吉先生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凡學春秋者皆苦其歲月先後難記先生卽并列國紀年能悉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卽知爲魯公幾年幾月是年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書而覆之無少異者且兼通易書詩及周禮諸經先生爲舉子業每出諸生右會吳貞文公萊授經於白麟溪上攻古文詞金華胡君翰亦來從學胡君致書於先生曰舉子業不足慰景濂盍來同學古文辭乎先生欣然來從吳公博極經史學之未幾悉得其闕奧自是先生文章之名籍然著聞矣居無幾何吳公解館而歸先生嗣主教席子弟年十六者皆相從讀書講道東明山中受業者一門凡四十餘人始終越

二十年學成多有躋膺仕者當是時曾伯祖貞和府君主家政年踰八十端嚴方正先生年甫四十又五終日毅然賓主人尤高之府君方著家規示子孫其冠婚喪祭儀制禮文多參問於先生先生則據證古今準酌時宜以成一家之法子孫世守詩禮之教者先生之力也先生嗜學日篤時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潛皆大儒天下所師仰又各及其門執子弟禮二公則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爲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先生所爲文多經二公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國子監丞陳君旅序先生之文謂能兼二公之所長歐陽文公玄謂非才具眾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先生爲當時所稱許如此二公相繼卽世先生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名海內矣至正己丑用大臣薦擢先生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衣入史

館爲太史氏儒者之特選先生以親老不敢遠違固辭會世亂益
韜閔不事表顯乃與弟子入龍門山著書二十四卷曰龍門凝道
記及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弟子乃先公貞孝處士諱淵府
君也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
爲己任婺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爲何基
氏王栢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人而其傳遂爲朱學之
世適先生既間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
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以知其志之所存蓋本
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先生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
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旨要至於佛老之學亦所研究用其義趣
裁爲經論類其語言實諸其書中無辯也誠意伯劉君基謂其主
聖經而奴百家馳騁之餘取佛老語以資戲劇譬猶飲梁肉而茹
荼飲茗汁耳歲庚子大明皇帝定鼎金陵遣使者樊觀奉書幣造
門徵先生先生曰昔聞大亂極而真人生今誠其時矣遂幡然應

詔先生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俱見上尊重之
語必稱先生而不名七月以先生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十月奉
旨入內授皇太子經先生誠明儼恪遇綱常大義明白開陳再三
言之而不倦上深嘉嘆之壬寅八月上召先生及興國孔克仁講
春秋左氏傳畢先生起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
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是月告歸省親有白金文綺之賜且曰
卿之誠慤朕素知之故有此賜耳甲辰十月改起居注先生侍上
左右知無不言補益甚眾明年正月上御端門與先生論及黃石
公三略且口釋之先生進曰尙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
畢具願陛下留意講明之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爲治之道但三略
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耳嘗侍上語賞賚先生曰天下以人心爲
本苟得人心帑藏雖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於國耶
上詔丞相李公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牛於其民無牛者官給之
勿取其租丞相退上顧先生曰向所言事當乎先生對曰民富則

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何能獨富捐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也三月先生以疾告詔還家燮治仍賜金帛皇太子致贈有加焉六月先生上箋謝恩復奉書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毋怠惰毋驕縱修進德業以副天下之望上覽書喜甚召太子語以書意且賜書答其略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爲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俗言教之是爲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爲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親見之復以文綺侑書上每與羣臣言先生瀆謹君子輔導有方眷遇甚隆旣而先生丁尙書公憂及服除洪武二年詔徵先生總修元史六月除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編摩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例一仰於先生先生通練故事筆其綱領及紀傳之大者同列斂手承命而已逾年書成先生之功居多時剖符封功臣下先生議五等封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旦先生厯據漢唐以來故實量其中而奏之曰此可法彼不可法皆傳於理而已時甘露屢降上問災祥之故先生對

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所以春秋不書祥而紀異爲是故也上姪文正以荒淫擅殺得罪先生言曰文正罪固當死陛下體親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則善矣上嘗言古之帝王當晏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怡康卽神仙也先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皆由人主篤好故能致之使移此心以求賢輔天下其有不治乎上深然之上旣追封外王父爲楊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爲不當服袞冕何也先生對曰袞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餘則當降禮也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先生進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上稱善久之三年十二月遷奉議大夫國子司業國子多大臣子弟先生涖之以莊率之以正日進諸生立兩序據坐執經敷揚闡奧之旨教以孝悌忠信之道學者帖帖遵度惟恐不得爲先生弟子上欲試先生以吏事四年八月授安縣知縣五年二月召

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何能獨富捐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也三月先生以疾告詔還家燮治仍賜金帛皇太子致贈有加焉六月先生上箋謝恩復奉書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毋怠惰毋驕縱修進德業以副天下之望上覽書喜甚召太子語以書意且賜書答其略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爲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俗言教之是爲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爲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親見之復以文綺侑書上每與羣臣言先生淳謹君子輔導有方眷遇甚隆旣而先生丁尙書公憂及服除洪武二年詔徵先生總修元史六月除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編摩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例一仰於先生先生通練故事筆其綱領及紀傳之大者同列斂手承命而已逾年書成先生之功居多時剖符封功臣下先生議五等封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旦先生厯據漢唐以來故實量其中而奏之曰此可法彼不可法皆傳於理而已時甘露屢降上問災祥之故先生對

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所以春秋不書祥而紀異爲是故也上姪文正以荒淫擅殺得罪先生言曰文正罪固當死陛下體親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則善矣上嘗言古之帝王當晏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怡康卽神仙也先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皆由人主篤好故能致之使移此心以求賢輔天下其有不治乎上深然之上旣追封外王父爲楊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爲不當服袞冕何也先生對曰袞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餘則當降禮也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先生進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上稱善久之三年十二月遷奉議大夫國子司業國子多大臣子弟先生蒞之以莊率之以正日進諸生立兩序據坐執經敷揚闡奧之旨教以孝悌忠信之道學者帖帖遵度惟恐不得爲先生弟子上欲試先生以吏事四年八月授安縣知縣五年二月召

爲禮部主事十二月擢太子贊善大夫階如司業時先生之忠誠久而彌篤皇太子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諷諭使歸於道讀書至切於政教及前世興亡之故必拱手揚言曰君國子民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且推人情物理以明其義皇太子每斂容嘉納敬禮未嘗少衰言則曰師父師父云且書舊學二字以賜先是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先生請上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睇觀之六年二月上諭西廡大臣皆侍坐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先生講析俾在坐者聽之先生既如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以爲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教民則禍亂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上謂先生曰朕之爲君上畏天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先生對曰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書曰子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正謂此耳願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上御齋室先

生侍坐上問三代歷數封疆之脩短廣狹先生歷言之且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之多後世莫及上從容謂曰皇太子留心治道卿等宜常與論議庶廣識見幸善調護之先生益孜孜弗懈七月陞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仍兼贊善大夫先生之父文昭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母陳氏贈德人先生奉詔搜萃歷代奸臣之蹟編爲辨姦錄及進太子諸王各分賜焉初上作祖訓錄至是成命先生作序諭以大意先生歷言帝王之道及皇上創業之艱以致箴戒之意於後人上稱善命刻於篇先生嘗侍上至後苑觀穫上曰農事成矣先生對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陛下知稼穡之艱難而念民生之良苦實盛德也上問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先生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不專誦讀而尙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教化者乎八月奉旨纂修大明日歷一百卷擇言行之大者爲寶訓五卷先生總裁其事朝夕禁中至七年五月乃成先生自以布衣沐非常之

遇誓竭誠以報國凡上有所任使靡晷靡夜躬闕載冊書於牘進之或覆視於冊一字不遺先生在朝日久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享宴慶禮樂律厯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勳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承上旨意論次紀述咸可傳於後世先生在上前所陳說不爲文飾隱蔽雖家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常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耶上嘗問昨日飲酒否座客爲誰饌爲何物悉以其人及膳羞品對上笑曰卿飲時朕令人視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故上久而益信其誠欲俾參大政先生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待罪禁林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也上愈厚之每宴見必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先生屢有所建明召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不置又問否者爲誰先生曰善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縱有臣不知也卒無所毀短或命賦詩爲文必寓忠告嘗奉制詠鷹令七舉足卽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上忻然曰卿可爲善諫矣然先生絕

不以語人至於應制之作亦不留橐署温樹二字於居室之壁有問及內事者指以示之上嘗與先生飲先生素不勝杯勺舉觴卽辭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露降上召先生賜坐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於卮以賜先生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皆異恩也九年六月以上先生久典制作宣勞爲多特拜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上每謂先生曰朕以布衣爲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先生屢辭謝不敢奉詔至是年某月詔徵先生豕子攢之子慎爲殿廷儀禮司序班未幾復召介子璲除中書舍人上時休暇輒命題試璲與慎而戒飭之上笑與先生曰朕爲卿教子孫先生或奏事久稱倦上命璲慎其扶下殿祖子孫三世皆官內廷當世以爲異事復以先生艱於行步特詔皇太子

選良馬以賜上親作馬歌復詔羣臣咸作之以寵耀焉先生益感
激不自寧常戒子孫曰上德猶天地也將何以爲報獨有誠敬忠
勤略可自効萬一耳上以先生年且至不可煩以事十一月有致
政之詔乃加贈先生之父侍郎爲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母德人爲
淑人祖德政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祖妣金氏贈淑人夫人賈氏
封亦如之先生及二代誥辭皆上所親製天下榮之誥辭中稱先
生德量之弘如千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人以爲上知人之明
云先生行既有期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幸相侍
數日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月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
萬餘言者上聽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
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上答之而罷怒未解召先生先生曰彼
應詔上疏其心爲國耳烏可深罪乎上默然已而上覽疏中有足
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
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上嘗廷譽先生曰古之

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其次爲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
而未嘗有一言之僞誚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誠所謂
君子人乎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者矣在廷之臣皆以爲信然十
年二月先生遂辭歸瀕行賜紙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贈以
衣三襲上諭曰朕最慎於賞予嘉卿忠誠可貫金石故以是賜卿
卿今年幾何矣先生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
百歲衣也先生叩首謝上復屬曰大江漲不可舟卿宜循內河達
家庶幾無虞仍俾慎護先生行先生至家卽拜表遣慎詣闕稱謝
仍上箋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國之要上賜詔褒答大旨謂先生忠
良之臣勲業旣著文章必傳功成身退惟先生獨全初先生將辭
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朔先生遂入朝越十又四日見於端門上
佇想已久廷問屢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皇太子諸王皆驩動顏
色越翌日上降勅符遣儀曹奉醪膳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侍
上遊歷觀闕盤旋禁禦詢諮備至便殿侍食日晏始退恩禮之優

羣臣莫敢望上嘗喟然歎曰純臣哉爾濂純臣哉爾濂方今四方皆知卿名卿其自愛先生避謝不敢當凡所陳論皆古之格言朝廷百官惟恐不留先生下至寺人衛卒見先生至皆以手加額相推排迎拜恐不得先覩先生留朝七旬餘上重先生還而難言之先生以歲暮力辭還復遣中貴人賜上尊至於道所經行皆上爲先生指畫聖心惓惓愈加於昔及先生旣行數日上問璉曰爾父道中安否璉以安對未幾復謂璉曰朕疇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曩時爾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璉叩頭謝曰非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中書舍人史靖可太子正字桂彥良等皆爲詩歌以記之上之眷重先生不忘如此先生德尊而不居位顯而彌恭旣司制作之柄造門求文之士先後相繼蠻夷朝貢者數問先生安否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中高句麗安南使者至購先生文集不啻拱璧而先生躬然自持似不能言者遇人拜雖三尺童子必訕膝而首下焉至於公侯貴人則未嘗降下曾不

識其門何向朝廷有大議闡引古今辯說不少有所回性命之理晚而益究其極外物之往來視之若不相干嘗曰古人之爲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蔽也先生作事不尙表襮務合乎義教人皆隨其質而導之使人於善尤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皆可爲法與人交和易任真無鉤距縱爲所給亦弗與較臨財廉非其分不取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饑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爲名言權要及有力者苟非其人雖置金滿橐求一字不肯與縱不得已與之亦不受其餽謝曰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爲獻先生卻不受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邦金非所以崇國體也上深然之貧賤人情有可哀欲發潛振幽卽欣然爲之先生四持文衡試天下士得人爲多接引後學惟恐弗及遠方來者授館而飲食之雖久不衰有小善必眾譽之色溫氣和近其側者如大寒之加重裘盛暑之濯清風也天下之能文者多經先生指授朝廷英俊咸以先生爲

法初奉勅教文華生數十輩至是出參大政爲御史知列郡者相望四方士得一見先生夸於人以爲幸承一言之賜者人輒改觀視之不敢與齒士大夫言當世有德者必曰先生而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無賢愚咸推先生爲大人長者及先生之歸上面發後學無師之歎蓋先生之道內誠外恕一出乎正發之也當而行之也安故上下信服若是云雖已貴顯平居布衣疏食無異貧士先生細目美髯狀貌豐厚不爲奇異行以求過於人不事生產不置田宅或勸爲子孫計先生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也先生惟刻意於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不觀及致政歸青蘿山闢一室曰靜軒終日閉戶纂述人不見其面戒子孫毋至城市姻婭有以郡縣事爲託者皆峻謝之或談及時事輒引去不與語切於仁愛聞民有困乏者爲之不飽先生視近甚明夜燃燈於几臥絺帷中閱蠅頭小書一黍上能作十餘字皆可辨點畫人以爲先生不飲酒寡嗜欲所致豈或然歟先生所著文有潛溪集四十卷

蘿山集五卷龍門子三卷浦陽人物記二卷已傳於學者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歸田已後所著計四十卷十三年冬先生孫慎以罪被刑舉家當置重辟上念先生特降赦安寘茂州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先生以疾卒於夔府臨沒端坐斂手而逝當是時夔之府守官吏皆來賻贈哭奠葬先生於夔府之西蓮華池山下其經紀喪葬刻石表墓者則知事桑以從也先生生於至大庚戌十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二娶賈氏名專字主敬賢而有德爲女婦師前先生一年卒葬青蘿山子男二長瓚次璲有文行精篆隸真草四體書女二長適金華賈林次適義門鄭林孫男愷愷恂恂嗚呼楷自垂髫時嘗侍先公貞孝府君拜先生於床下先生不以童子無知卽辱進而教之親承化育於茲有年矣第懼才質凡庸學如望海有孤父師之教今聞先生謝世長慟莫知所從竊念先生道德文章固已顯著於當時而出處遭逢行事之盛世系遷徙生卒歲月之詳尙恐人未盡知無以垂後世爰敢哀取翰林待制王公

禕先伯公太常博士諱濤君舊著小傳及同門友某某輩所作歷官記輯爲行狀一通俟請當代立言君子著爲碑銘表諸墓隧庶幾他日太常國史並有所採擇焉

明文在卷八十八

明文在卷八十九目錄

行狀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

金華黃先生行狀

宋濂

故翰林待制華川先生王公行狀

鄭濟

魏誠甫行狀

歸有光

明文在卷八十九

常熟 薛熙纂
同里 曾祖悅訂

行狀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

金華黃先生行狀

宋 濂

先生諱潛字晉卿姓黃氏黃為婺名族至宋太史公庭堅族望尤著太史之從父昉生景珪俱來浦江景珪生琳娶忠簡宗公澤之女弟始遷於義烏琳生中輔力學尚氣節當秦檜柄國士有議已者輒捕殺猶奮然題樂府太平樓上有有劍欲斬佞臣頭之語人至今誦之晚以轉運使薦當得官命垂下而卒中輔生紹祖紹祖生伯信於先生為高祖迪功郎累贈朝散大夫妣宗氏忠簡公四世諸孫女累封安人曾祖夢炎淳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妣陳

氏累贈宜人繼方氏祖塲方出也以進納恩補承節郎入國朝弗
任今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妣徐
氏淳祐七年進士奉議郎兩淮宣撫大使司幹辦公事彬之女今
追封江夏郡夫人父鑄以朝請府君遺澤補將仕郎今累贈中奉
大夫江淞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妣董氏
承信郎監嘉興府鮑郎鹽場伯永女今追封江夏郡夫人夫人妊
先生時夢大星煜煜然墜於懷歷二十四月以至元十四年冬十
月一日始生甫晬卽自免乳徐夫人抱而育之比成童不妄踰戶
闕授之以詩書不一月皆成誦迨學爲文下筆頃刻數百言常著
弔諸葛武侯辭前太學內舍劉君應龜朝請府君之外孫也見而
歎曰吾鄉以文辭鳴者喻叔奇兄弟耳是子稍加工不其與之抗
衡乎因留受業弱冠西遊錢塘前代遺老與鉅公宿學先生咸得
見之於是益聞近世文獻之澤暨還故居從仙華山隱者方君鳳
遊爲歌詩相倡和絕無仕進意其友葉君謹翁力挽之出天德五

年舉教官七年舉憲吏就試皆中其選已而復退隱於家延祐元
年貢舉之法行縣大夫又強起先生充貢鄉闈時古賦以太極名
題場中作者往往不脫陳言獨先生詞致淵永綽然有古風特置
前列二年上春官復在選中及奉大對倦倦以用真儒行仁義爲
言辭甚剴切讀卷者以其頗涉於激綴之末第奉上旨賜同進士
出身主選吏以爲白身補官散階當下二等上命特與對品階授
將仕郎台州路寧海縣丞僅踰再期會有詔改鹽法江淞行中書
承制遷兩浙都轉運鹽鐵使司石堰西場監運事聞命仍舊階居
其職閱四載以功超一資陞從事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至順二
年用故御史中丞馬公祖常之薦入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
兼國史院編修進階儒林郎丁外憂去官服闋轉承直郎國子博
士經六年之久請補外換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至正三
年春先生始六十有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侍親之請絕江徑歸
俄有旨命預修遼金宋三史丁內憂不赴除服以中順大夫秘書

少監致仕居四歲故湖廣行省平章公朶爾直班今中書左丞相
太平開府公力交薦之被上旨着致仕仍舊除翰林直學士知制
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進階中奉大夫九年夏四月海上海章求
歸田里不俟報而行上聞之遣使者追及武林驛敦迫還京復供
前職十年夏四月始得謝南還行中書爲言於朝給以半俸終身
公牘已具而未及上十七年秋七月今江浙左丞相金紫公達世
貼睦邇方承制司黜陟之柄移書起先生咨議省事以疾力辭閏
九月五日薨於繡湖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一學士大夫聞之俱流
涕曰黃公亡矣一代文章盡矣門弟子劉涓王禕宋濂傅藻等咸
來相治後事以是月十八日葬於縣東北三里崇德鄉東埜之原
距嘉議府君之墓僅十步娶王氏嘉熙二年甲科進士從事郎昭
慶軍節度掌書記函金之曾孫文林郎監沿江制置副使司造船
場沂之孫將仕郎桂之女今累封江夏郡夫人先一年卒及是始
合葬焉子男一人梓用蔭入官初授忠顯校尉紹興路同知餘姚

州事女一人適惠州學正陳克讓俱先卒孫男四人瑄琛璩珣所
著書有日損齋初稿三十卷續稿三十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
傳學者先生在寧海時縣地瀕於鹽場而亭戶恃其不統於有司
肆毒害民民不敢正視編氓之隸漕司泊財賦府者亦謂各有所
憑橫暴尤甚先生皆痛繩以法吏懼以利害白弗顧也有後母與
僧通而酖殺其夫者反誣夫前子所殺獄將成先生變衣冠陰察
之具知其姦僞卒直其冤遠近以爲神明巡兵捕鹽販者急遂沈
鹽於河帥眾以拒巡兵怒乃取他私販事以實之民有在盜籍者
謀爲劫斂未行邑大姓執之以圖中賞格初無獲財之左驗事皆
久不決先生爲之疏剔以其獄上各論如本條免死者三十餘人
部使者董君士恆行縣廉知先生有治狀事悉諉焉先生爲黜其
以賄敗者上百戶一人縣吏二人在官無祿者四十餘人愚民以
婚田鬪競往訴咸下其狀多至數什百先生錄其當問者卽不當
問者遣之先生明習律令世以法家自專者有弗如也凡經其論

定翕然畏服不敢重有辭歲大旱禱於靈湫有白龍蜿蜒見湫中已而黑雲四興大雨如注縣以有年在石堰視亭場爲尤艱居是官者常以秤盤折閱及不能檢防私鬻被譴先生規措有法無毫分入於吏議在諸暨其俗素號難治先生不加鄙夷一導以善政民多從化捕鹽司屋壞撤而改作無敢後期巡海官舸例以三載一新費出於官而責足於民有餘則總其事者私焉先生適涖是役樽節浮蠹以餘錢還之爭歡呼而去奸民以僞鈔鉤結黨與脅攘民財官若吏聽其詐挾之以往新昌嵎縣天台寧海東陽諸縣株連所及百餘家民受禍至慘郡府俾先生鞫治一問皆引伏獄具官吏除名同謀者各杖之有捕盜卒陰寘僞鈔板於良民家乃白於官往索之惡少年持梃從者近百人先生遇於野詰從吏曰弓卒額止三十安得此曹耶可縛送於州聞者遁走有盜繫錢唐縣獄游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牒發兵來爲向導逮捕二千餘家先生疑而訊焉悉得其情以正盜宜得重議持僞文書來者又

非州民俱械還錢唐誣者自明奉省檄監稅杭州先生御之以寬商旅四集僅閱三月增錢十二萬緡有奇在成均視弟子如朋友未始以師道自居輕納人拜而人來受學者滋益恭業成而仕皆有聞於世時人欲增設禮殿配位四配位合東坐而西向學官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先生獨面折之其人恚甚日坐堂上以危語相加御史惡其無禮逐去之乃克如先生言在禁林會修本朝后妃功臣傳先生爲條陳義例多所建明士類服其精允進講經筵者三十有二經筵無專官曰領曰知咸宰執近臣講文之述率屬先生訂定非有關於治道之大者不敢上陳其啟沃之功爲多上嘉其忠數出金織文緞賜之始先生嘗預考江浙江西上都鄉試江浙則三往而一主其文衡至是被上旨考試禮部尋又爲廷試讀卷官前後所甄拔者盡知名之士先生天資介直絕不事造請逢覃官者一減資者五銓曹或失於收敘亦不自言在州縣間唯以清白爲治一錢不受於民所至無圭田月俸弗給每鬻

產以佐其費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妄登鉅公勢家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冰壺玉鑑纖塵不污先生性篤孝於親親歿營塚於三釜山有乳虎馴狎之異山去所廬十里月旦望必展省大寒暑不易先世遺文歲久或有殘缺極力搜訪補綴成編家居不談米鹽細務與公府短長邑長吏來謁鄉隣有急覲得片言爲援輒峻卻之尤不輕於薦引或譏其絕物先生論曰公朝爵祿將以待賢者豈爲吾私親設哉先生貴而能貧雖位至法從蕭然不異布衣時又寡嗜欲甫臨強仕之年卽獨榻於外給侍於左右者二蒼頭而已遇佳山水則觴詠其間終日忘去其沖曠簡遠之情使人挹之鄙吝頓消與人交任眞無鉤距不事矯飾以爲容悅而誠意獨懇至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靈震若未易涯涘旋踵間煦如陽春曾不少留礙焉先生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歸於至精有問經史疑難古今因革與夫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語疊疊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讞決是非多先儒之所未發見諸論著一

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爲先務然其爲禮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鱉蛟龍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中統至元以來如先生者二三人而已故凡國家典冊詔令及勳賢當得銘者必命先生爲之海內之士與浮屠老子之流以文爲請者日集於庭力麾之而弗去一篇之出家傳人誦雖絕徼殊邦亦皆知所寶愛雅善眞草書人有得其片幅者必藏弃以爲榮世之評議者謂先生爲人高介類陳履常文辭溫醇類歐陽永叔筆札峻逸類薛嗣通識與不識僉無間言嗚呼先生生當六合混一之時鍾河嶽英靈之氣積之旣厚所用亦弘仁皇肇開科舉之初卽以儒學自奮歷任五朝晚乃入侍今天子掌述帝制勸講經帷疑然獨任斯文之重天下學士咸所師法遂使有元之文章炳耀鏗錡直與漢唐侔盛先生之功固不細矣至於出處大節尤人所難能者年未七袞而謝事暨羣公力薦起之俄復控辭上方眷待之深再召還朝未幾又辭其難進易退

之風真足以廉頑而立懦揆之古聖賢之道蓋無愧也若先生之所自立者豈不綽綽可傳於後哉先生之薨在法當錫諡立傳某從先生游垂二十年知先生為最深因輯任官行事為書一通上於太常國史然巨細詳記不敢効古書法為簡嚴者欲其事之白以俟芟摭也謹狀至正十年十月一日門人金華宋濂狀

故翰林待制華川先生王公行狀

鄭濟

公諱禕字子充姓王氏其先太原邵人五代時節度使彥超自會稽徙居金華之義烏遂為義烏人其後有曰固者游安定胡先生門登宋皇祐五年進士第卒官恩陽令南渡後有典方州積階至金紫食邑開國封男者至公之大父炎澤仕元為石峽書院山長父良玉常山東陽兩縣儒學教諭益以文學著稱母陳氏讀書知義理公之生也為元至正壬戌十一月十七日與山長公實同初度前夕山長公夢五色芝產門楣翊曰公生識者以為文章之兆公幼秀爽敏惠稍長習占學師事侍講黃文獻公潛是時文獻為

文章宗工天下所師仰然性介特慎許可見公所業獨深器之即屬以斯文之任至正戊子元政衰敝公愀然閱之乃攬天下事勢為書七八千言上之時宰嫌其切直格不以聞新安程公以文知公為文獻門人讀其文歎曰青青於藍冰寒於水其子充之謂歟臨川危公素太原郝公遠者圖大梁段公天祐一十有二人列薦於朝不報濟南張文穆公起巖率翰林僚屬又薦之亦不報有齊琦者得傳邵子先天數推言天人興衰甚驗見公歎曰子充異代人物也公亦知世道終不可為乃歸隱青巖山中著書立言然深自韜晦若將有所待者歲戊戌大明太祖皇帝親取婺或以名聞遣使徵之公幡然喜曰吾聞大亂極而聖人出齊琦之言良足徵乎即日詣行在上見大喜署中書省掾每商略機務悉契上衷益加禮敬語必稱子充而不名間與論文章稱善因命采故實韻為四言詩以授皇太子辛丑冬上親征江西公進平江西頌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

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春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未幾丁外艱乙巳五月服闋除侍禮郎兼引進使時當創國之初禮制多公所定是年冬除起居注嘉言讜論啟沃良多丙午七月除同知南康府事特賜黃金帶以寵勞之公治民本於仁恕而臨之以廉平民咸服之丁未上將卽大位召還議禮明年戊申爲洪武元年南閩初入職方以公出判漳州公宣布德澤復以治南康者治之二年詔修元史召宋公濂與公同爲總裁官二月入史局公於史事雅擅其長力任筆削之勞一無所諉書成六月拜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公掌制代言凡大詔令多屬焉三年二月奉詔預教大本堂公經明理達開導訓諭道光師儒每召對殿廷必賜坐久則賜飲膳一日在史局渴甚謂宋公曰得昨日上所賜梨漿飲之吾渴濟矣中貴人竊聞之言於上卽命齎賜焉其在翰林未久出使吐蕃未達境召還五年正月又使雲南六月抵其境見梁王君臣而諭之曰皇上聰明神聖新創大業皆天命人

心之所歸唯爾有眾僻在西南未洽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今能亟奉版圖歸職方則尺地一民按堵如故高官厚祿不爾吝也否則如魚遊釜中終取夷滅時梁王君臣相顧駭服已有降意會元之遺孽有自立於朔漠者遣使脫脫微糧餉且欲連兵以拒我規知梁王有貳心因以危言必欲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時梁王持兩可不決因匿公於民間脫脫聞之愈責誚梁王不得已以公出見之脫脫欲以威屈公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燭火餘燼尙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今惟有死而已靈以迫脅爲懼耶顧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被害時六年癸丑臘月二十四日也享年五十有二娶何氏子二曰綬曰紳孫男五穆穰稔稔植孫女三人公卒後之八年大兵平雲南又十五年紳往求遺殯不獲因訪得公諱所擗踊號呼製神主載回時雲南左布政使張公統及前山西參政王公景彰力爲采搜死事之詳爲文以暴白其大節公平生慷慨長身山立屹然

有奇氣人初見之若不敢即及夫一言之入則情誼藹然恨相知之晚於經史百氏無不究其極其為文宏麗沈雄機軸貫綜自成一家言天下大夫士爭傳誦之所著有華川前後集二十五卷玉堂雜著二卷詩五卷續東萊大事記七十九卷並藏於家公享上十餘年服勤服効左右開陳非仁義之言弗道也天性至孝友悌允著先世田廬悉推以予兄弟其教子慈而有法在官還書戒之曰寧人侮我毋我侮人故二子皆能以文學世其家云惟公之至行大節其在天理人心者故所不泯而紳也復以濟有世契之私幸嘗辱知於公者最久請狀公之行故為摭其大槩以備家乘之闕他日國史置傳太常議諡庶亦有所考焉

魏誠甫行狀

歸有光

嗚呼子娶於誠甫之女弟而知誠甫為深孰謂誠甫之賢而止於此蓋誠甫之病久矣自吾妻來歸或時道其兄輒憂其不久至於零涕既而吾妻死八年誠甫諸從昆弟三人皆壯健無疾皆死而

後誠甫乃死於誠甫為幸然以誠甫之賢天不宜病之又竟死可悲也誠甫諱希明姓魏氏世為蘇州人始居長洲後稍徙崑山之真義里曾大父諱鍾大父諱壁以力穡致富甲於縣中是生吾舅光祿典簿而誠甫之父太常公以進士起家為當代名儒誠甫為人少而精悍有所為發於其心不可撓其少時頗恣睢莫能制也已而聞太常之訓忽焉有感遂砥礪於學以禮自匡飭是時誠甫為縣學弟子員與其輩四五人晨趨學舍四五人者常自為羣皆衰衣大帶規行矩步端拱而立博士諸生咸目異之或前戲侮誠甫不為動每行市中童兒夾道譁然而誠甫端拱自若也誠甫生平無子弟之好獨購書數千卷及古法書名畫苟欲得之輒費不貲其樂善慕義常忻焉以故郡中名士多喜與誠甫交每之郡從之游者率文學儒雅之流也去其家數里地名高墟誠甫樂其幽勝築別業焉枝山祝允明作高墟賦以著其志誠甫補太學生三試京闈不第以病自廢居家猶日哀聚圖史子時就誠甫宿

誠甫蚤起移置紛然子臥視之笑其不自閒誠甫亦顧予而笑然
莫能已也雖病對人飲食言語如平時客至出所藏緝閱比罷去
未嘗有倦容終已不改其所好至於生產聚蓄絕不膺於心固承
藉祖父亦其性有以然也誠甫卒於嘉靖十九年十二月乙酉年
三十九娶龔氏裕州守天然之女子男二人長大順太學生次大
化女一人孫男一人

明文在卷八十九

明文在卷九十目錄

事狀

先妣事狀

歸有光

明文在卷九十

常熟 薛 熙 纂
同里 丁 士 麒 訂

事狀

先妣事狀

歸有光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二十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尙姪十三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功之生也孺人比他子乳加健然數顰蹙顧諸婢曰吾為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孺人飲之盡暗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為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三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諱桂林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兒

皆以貲雄敦尚簡實與人姁姁說邨中語見子弟甥姓無不極愛
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棉入城則緝纊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
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爐火炭
屑使婢爲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
者乳抱手中紉綴不輟戶內洒然也遇僮奴有恩雖至笞楚皆不
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
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輒留有光意
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促有光暗誦孝經卽熟無一字齟齬
乃喜孺人卒何孺人亦尋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病舅母卒四姨歸
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
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
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
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明文在卷九十

明文在卷九十一目錄

錄 書事

秦士錄

西事錄

書博雞者事

書郭義官事

書張貞女死事

宋 濂

魏 濬

高 啟

歸有光

歸有光

明文在卷九十一

常熟薛熙纂
同里許穀訂

錄書事

秦士錄

宋濂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闔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鬪不可擊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昇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為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即不能答

當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纏纏不窮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被髮跳叫曰我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愧下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挾書讀也泰定末德王軌法西御史臺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闈卒不為通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踣數人聲聞於王王令隸人摔入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尙未臣順間者駕海艦互市於鄞卽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卻其虧國體爲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止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

縮頸吐舌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卽命給與陰戒善禦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暨弼至眾槩並進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無色已而煙塵漲天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斫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驩曰誠壯士誠壯士命勺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比之王鐵鎗云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其事不下弼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使立勳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尙何言遂入王屋山爲道士後十年終

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殆絕玄鳥來亦失其家競棲林木間使弼在必當有以自見惜哉弼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也

西事錄

魏 濬

張七澤憲副言有邊城者餘姚人有神力而貌么麼尪頽若不勝衣者王文成公討思田入寨時攜之俱西使入諸峒中窺動靜形勢扮一丐者往猥辱襤褸人不知也所以知諸夷出沒及山川阨塞道路險隘多出其力已敘功文成欲官之城不願文成亦謂其福薄聽之犒之亦未嘗多取初城自負其力裹糧之塞上求自効人莫之奇也歸至江滸見有向江濱慟哭者問之曰予官某縣簿攜家歸里江上遇巨盜妻女婢妾及所有俱空矣城故習知海上事因謂曰第得一小舟當為汝取之其人亦駕一舟隨之去至某港城詢知盜舟所在而盜故乘巨艇方烹羊豕治具欲妻其女城從艇外呼不止盜問呼者為誰從盜應曰丐者乞食耳盜曰何不與之城謂某非乞食者來欲求効用也盜召城登舟見其人纖猥已可笑乃問曰汝能武藝耶遂於舟前令城徧試之盜有銅鈚重百餘斤笑曰此物汝能用否城取鈚揮舞若不經力者眾盜聚

觀城一鈚打其魁入水遂揮鈚亂擊殺數盜餘盜俱逸去遂盡壞其船之窗牖及他物見妻女相抱而哭遂趣令登簿船去簿抵江許哭拜謝曰盡吾篋中金帛不足酬公也城不顧而去王文成聞之因物色城與之俱西文成歿不知所終予聞邊城之事竊異焉其赴人之急似義亡所取似廉因盜之資似智不輕試似善藏其用至於有功而不受爵賞則庶幾有東海之風矣徒以健有力奇城淺之乎視城也予故述其事而備志之

書博雞者事

高 啟

博雞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鬪諸為里俠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謙守即誣守納已賅使者遂逮守脅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雞者遨於市眾知有為因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

辱者耳彼豪民恃其貴誣去賢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
爲使君一奮臂耶博雜者曰諾卽入閭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
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博雜者直前掉下
提毆之奴驚各亡去乃褫豪民衣白衣復自策其馬麾眾擁豪民
馬前反接御諸市使自呼曰爲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
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難鳩宗族僮奴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
雜者遂謂曰若欲死而父卽前鬪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卽歸
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遂杖殺其父不敢動稍斂眾以去袁人相
聚從觀歡動一城郡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爲陰縱之不
問日暮至豪民第門掉使跪數之曰若爲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汝
法也敢用是爲怨望又投間讟汚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
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汝家矣豪民氣盡以額叩
地謝不敢乃釋之博雜者因告眾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耶眾曰
若所爲誠快然使君冤未白猶無益也博雜者曰然卽連楮爲巨

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爲
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臣慚追受其牒爲復守官
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雜者以義聞東南
高子曰予在史館聞翰林天台陶先生言博雜者之事觀袁守雖
得民然自喜輕上其禍非外至也臧使者枉用三尺以讎一言之
憾固賊盪之士哉第爲上者不能察使匹夫攘袂羣起以伸其憤
識者固知元政紊弛而變與自下之漸矣

書郭義官事

歸有光

郭義官曰和者有田在會昌瑞金之間翁一日之田所經山中見
虎當道策馬避之從他徑行虎輒隨翁馴擾不去翁留妾守田舍
率一歲數至翁還城虎送之江上入山而去比將至虎復來家人
呼爲小豹每見虎來其妾喜曰小豹來主且至速爲具飯語未畢
翁已在門矣至則隨翁帖帖寢處冬寒卧翁足上以覆煖之竟翁
去復入山如是以爲常翁初以肉飼之稍稍與米飯故會昌人言

郭義官飯虎鎮守官聞欲見之虎至庭咆哮庭中人盡仆翁亟將
虎去後數十年虎暴死翁亦尋卒嘉靖癸丑翁孫惠爲崑山主簿
爲子言此又言歲大旱禱雨不應眾以翁平日爲人誠朴必能事
鬼神強翁書表焚之有神憑童子怒曰今歲不應有雨奈何令郭
義官來今則不得不雨頃之澍雨大降然翁實無異術也予嘗論
之以爲物之驚者莫如虎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嘗有以豢之而
佛老之書所稱異物多奇怪學者以爲誕妄不道然予以爲人與
人同類其相戾有不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草木禽獸無所不
同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
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學者知之郭義官事至不可知嗚呼惟其不
可知而後可以極其理之所至也

書張貞女死事

歸有光

張貞女父張耀嘉定曹巷人也嫁汪客之子客者嘉興人僑居安
亭其妻汪姬多與人私客老矣又嗜酒日昏醉無所省諸惡少往

往相攜入姬家飲酒及客子娶婦惡少皆在其室內治果穀爲歡
妻姬令婦出徧拜之貞女不肯稍稍見姑所爲私語夫曰某某者
何人也夫曰是吾父好友通家往來久矣貞女曰好友乃作何事
若長大若母如此不媿死耶一日姬與惡少同浴呼婦提湯見男
子驚走遂歸母家哭數日人莫得其故其母強叩之具以實告居
久之姬陽爲好言謝貞女貞女至則百端凌辱之貞女時時泣語
其夫令謝諸惡少復乘間從容勸客曰舅亦宜少飲酒客父子終
不省反以語姬輒致撈掠惡少中有胡巖最桀黠羣黨皆卑下之
從其指使一日巖眾言曰汪姬且老吾等不過利其財且多飲酒
耳新娘子誠大佳吾已寢處其姑其婦豈能走上天乎遂入與姬
曰小新婦介介不可人意得與胡郎其寢卽懽然一家吾等快意
行樂誰復言之者姬亦以爲然謀遣其子入縣書獄姬嘗令貞女
織悅欲以遺所私奴貞女曰奴耳吾豈爲奴織悅耶姬益惡之胡
巖者四人登樓縱飲因其呼貞女飲酒貞女不應巖從後攫其金

梳貞女詈且泣還之貞女折梳擲地嫗以已梳與之又折其梳遂
罷去頃之嫗方浴巖來其浴浴已嫗曰今日與新婦宿巖入犯貞
女貞女大呼曰殺人殺人以杵擊巖巖怒走出房貞女自投於地
哭聲竟夜不絕明日氣息僅屬至薄暮少蘇號泣欲死巖與嫗恐
事泄繫諸床足守之明日召諸惡少酣飲二鼓共縛貞女椎斧交
下貞女痛苦宛轉曰何不以刃刺我令速死一人乃前刺其頸一
人刺其脅又椽其陰其舉尸欲焚之尸重不可舉乃縱火焚其室
鄰里之救火者以足蹴其尸見嚇然死人因共驚報諸惡少皆潛
走一人私謂人曰吾以鐵椎椎婦者數四猶不肯死人之難死如
此貞女死時年十九歲耳嘉靖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也官逮小
女奴及諸惡少鞫之女奴歷指曰是某者縛吾姊某以椎擊某以
刃刺嫗罵惡少曰吾何負於汝汝謂姑殺婦無罪今何如嫗尋死
於獄貞女爲人淑婉奉姑甚謹雖遭毒虐未嘗有怨言及與之爲
非獨亢然蹈白刃而不愴可不謂賢哉夫以羣賊行污閨門之間

言之則重得罪不言則爲隱忍抑其處此尤有難者矣自爲婦至
死踰一年而處汪氏僅五月或者疑其不早死嗟乎死亦豈易哉
嘉定故有烈婦祠貞女未死前三日祠旁人皆聞空中鼓樂聲祠
中火炎炎從柱中出人以爲貞女死事之徵子來安亭因見此事
歎其以童年妙齡自立如此凜然毛骨爲竦因反覆較勘著其始
末以備史氏之採擇

明文在卷九十一

明文在卷九十二目錄

雜志 銘

五洩山水志

仙都山志

包山寺志

銷夏灣志

相公墩志

項脊軒志

鶴瓢志

雙桂軒銘

五雲山房銘

書齋銘

宋濂

陳子龍

姚希孟

蔡羽

吳應箕

歸有光

王彝

方孝孺

方孝孺

歸有光

明文在卷九十二

常熟 薛熙纂
仁和 金彬訂

雜志 銘
五洩山水志

宋 濂

五洩山在婺杭越三州境上北距富春南據句無東接浦陽其山
水最號奇峭齊謝玄卿嘗以採藥深入其中而宋刁景純吳處厚
亦頗遊焉自西坑嶺入過遇龍橋北行二十步始入西潭前橫一
溪水甚寒履之如冰由溪而前徑小潭傍有礁石特起類大甕斜
覆乃捫石而登一失足輒墜又行二里所地稍夷曠怪石四瞰峯
巒環列獻狀其紋縈縈然類神工鬼斧所雕刻者山多猴遊人或
恐之撒石亂下如雨又前行半里所泉自石竇中出瀏瀏作聲若
琴若笙竽泉西流匯為小窪瑩澈泓澈毫髮不隱鯨魚數尾洋洋
往來如行琉璃瓶中見人至潛去窪左大樹離立極怪偉倒影入

月中石卷九十一
水中如畫又前行五十步大石闕道相傳有巖角肖鷹喙忽夜大
雷雨喙崩下聲聞二十里又行三十步榛篠成林翠光浮映衣袂
成碧色山巖崖虺奔遶後先瞬目失所在至此則氣象陰幽絕不
類人世如升蓬嶠坐水晶宮生平煙火氣消盡又自山腰緣葛而
前竹籜覆地厚動足輒仆又過十步許抵小潭小潭上曰西潭流
水傾洙成白簾闊可七八尺冉冉下注滑而無聲兩傍石崖峭立
苔蝕蘚暈時有水珠甃甃滴下歲旱鄉民禱龍於此遇禱或湧起
取蜥蜴入瓶盂中持以歸多驗自遇龍橋至此約可五六里皆蛇
盤磬折路行若窮又復軒敞其中勝致難得具狀或言潭上有石
河從石河至三臺塔人跡罕至莫詳也尋前路而出斜迤而東過
香爐峯峭拔上有石類香爐故名香爐北有峯圓而童名鉢孟峯
或曰肖東甌鴈蕩又名鴈蕩峯由鴈蕩而南時有白雲覆於谷者
曰雪峯屹然人立者名玉女峯嶄嶄勢欲柱天者名天柱峯其他
諸峯星聯肺附登名圖籍者蓋七十有二焉復從崖東折度略約

橋趨三學士院院唐靈默禪師道場師嘗降龍於此遺跡尚存由
院北深入又百餘步至東潭潭上飛瀑可二十丈瀑怒參倒擊崖
竅中若運萬斛雪從天擲下白光閃閃奪人目睛至潭底輒復逆
上有聲如鞞雷人笑語咫尺不能辨猶聞甕中聲居人云每天風
一號四山林木震撼欲折黑雲下罩杳不知昏曉歲多投龍者其
多驗如西潭復北折而西泝潭之源登鐵嶺度紫閭山邨人多
舍篁葦間有平臯數百畝可畊概傍沿石河又行一里所地名石
鼓足頓之鼙鼙鳴越十步至第一潭潭如井睨之正黑投以小石
鏘若珮環又越十餘步至第二潭圓如鑄釜面廣而底敞大水驅
亂石聚其內迨滿復洩去潭下石壁百餘尺險不可置足從其右
懸藤墜下至第三潭潭甚深以線繩之下不見底其形方狹而長
天向陰常有雲氣從中起疑有蛟龍潛其下人恆以幽悄為病第
四潭咸不敢往或以絢圍腰繫巨杙俯崖而瞰潭左右皆楓木其
形大概如第二潭而廣表倍之側有晉劉龍子墓相傳龍子嘗釣

於潭得驪珠吞之化龍飛去後人為壘石作塚或云龍子之母葬焉世遠不可辨又其下至第五潭即東潭因其水五級故名之為洩云噫造物之委形山水者其奇峭有是哉

仙都山志

陳子龍

縉雲東循溪行多平田空廬可二十里望東山之上有二峯卓立一頤而直一短而偃皆有面目曰婦姑峯溪流清冽淺不行舟深不度馬橫立石柱布武而越有堂焉憩之堂之背多怪石若舞人若卧獸若枯樹若橋梁不可狀左側為暘谷洞是洞也倚山而面溪躡梯而登數級有若夏屋者再其一敞石乳如乘雷而下其一邃仰視乳從隙中垂垂欲泣兩洞有竇人蛇行相通日初出時光景仰射穴中初暘所由名也石多記刻磨滅不可讀大約自宋以後無甚古者洞之前枕溪有大盤石規旁而砥上舊有亭圯矣有鵲鵲鳧鷖翡翠之屬翔集其上下則文魚泳游人濯手則驚入穴是溪也曰鍊金之溪渡溪而南行一里石壁出其右斬兮若削隕

兮若崩色頰而理疎又一里至步虛山山之前有石從平地拔起無所附麗圍可二畝高入雲表不測其仞或以日影如建表之法測之然未詳也是為鼎湖之峯羣燕數萬棲集石躡其頂多松栝從下望之若莎草若叢樹道士曰冬月枯枿墮拱者五之矣其上為童子峯豐下銳上徑圓如苞笋高數十丈稍遠望之則歷於鼎湖不中髻稚矣步虛山於鼎湖為屏障其上羣峯森列若周廬羽衛設於壇壝會九賓進萬舞紳笏端正若拱若揖亦有狂醉傲傲奮袖而敲冠者黛碧紺紫參差崢嶸向背不一幾窮理外陳子曰子遊仙都未陟五之一也然聞諸長老奇未有過鼎湖者觀止矣或曰軒轅氏所上昇也天寶中天子方嚮道術斯山有彩雲仙樂之異刺史上其事所名縉雲仙都也黃帝之說必始於此也

包山寺志

姚希孟

渡湖首問林屋洞洞口沮洳望之黝黑無炬無鄉導結束未備不

可以遊循其陽觀曲巖伏象而下過岳廟遂得包山寺徑隧深窈
松栝櫻桃楊梅之屬相錯轟峙四山環合寺若倚屏張幄而坐日
以包山良稱矣過石門半里許入寺從殿右窮僧寮得空翠閣閣
正在翠微杳靄中窗外脩篁直上約之可五六丈玉筍瑤簪摩雲
翳日月中見美竹多矣亡逾此者因尋毛公壇行山均諸塢多植
梅間以他樹稠樾美蔭相續也又有童山頽然髡其巔匪地有枯
澤直斧柯相尋耳毛公者或云劉根得仙線毛被體而楊廉夫言
有長毛仙客從張公洞行二百餘里穴山而出卽根耶今築石爲
壇觚其四隅丹竈煙消寒泉澗涸試問仙踪杳然在斷霞殘照之
間矣是夜旣望天漢澄鮮出殿門望絕壁樹影交加葱蘢無際月
光穿竇流暉射人右登崇岡樹愈蒼月亦漸隱返步溪邊松針篩
月半明半滅倏來倏往移數武至樹豁處四望作琉璃城跬步咫
尺千容百態乃知有月色不可無林薄然非疎密相間未獻其玲
瓏也山僧又言積雪時琪林玉樹非復人世所有子安得長年坐

卧其下歷四序之變耶夜將半方闔戶寢紙窗皎然素魄半牀盤
中新摘香櫟清芬送枕畔不知此夕何夕矣山中諸寺故當以包
山爲最寺中又空翠閣爲最惜見山不見湖東房有小閣頗兼湖
山之勝而位置未愜予假榻寺中後先凡四夕

銷夏灣志

蔡羽

山以水襲爲奇水以山襲尤奇也再襲之以水又襲之以山中函
池沼寬周二十里舉天下之所無奇之又奇銷夏灣是也灣去郡
城且百二十里春秋時吳子常從避暑因名銷夏自吳迄今垂二
千年遊而顯者不過三五輩其不爲凡俗所有可知已湖之峯莫
大於包山山之峯莫大於縹緲峯高不知其幾里足袤五十里有
畸也峯之南水道三十里爲茗溪其弗能與茗溪參者諸巒抱其
外也茗之舟北行三十里以求縹緲峯其弗能與縹緲峯直者亦
諸巒爲之拒也四面峯巒交萃獨以一面受太湖中虛如抱甕其
南列門闕焉由門闕東西盼西爲龍頭山其次爲小洞庭爲石蛇

爲舍爲蕪爲鼠鬪之石不得而名焉東則大小明月灣爲石公爲
澤爲蕨爲三山不得而名焉明月之灣其背爲梭山厥土墳壚厥
產林檎鴨脚櫻桃柚柿梨棗龍頭之背爲圻邨厥土白礫厥產玉
石盧橘中銷夏之腹印浮其上乍有乍無爲眾安之洲帆落洲上
則四面環合爲屏爲翰聳妍効譎以與縹緲相洪峯之巔有草無
木其麓多木無草丹宮梵室蒙蔽林靄鐘鳴鼓應然後如仙釋之
廬魚行鳥過形影交徹帆翔其上而莫之知避也夫地既異而處
其僻信乎遊者之難至矣向使移而置之附郭則撰壺觴秣車馬
者日不暇給豈獨爲吾灣哉人將憊憊乎劍負以趨萬物失所矣
夫造化無意者也設是灣如有意鬼神之能不得而與非冥契其
事孰能樂之嗚呼非惟世之人不得而樂灣之人亦莫得而樂也
予世居灣上有所獨得私志之

相公墩志

吳應箕

相公墩在池州東湖中去城五里而近南唐湯悅未第時讀書於

此故以名也墩延廣不十畝高聳不數尺從城上視地形最下然
春夏水起四面灑淋漓而墩固隆然其中歲大水至於溢城郭沒堤
梁墩猶自若相傳與水浮沉者所謂地肺是也墩故有寺荒寂已
久萬厯間蜀僧文石創精廬其上至其徒明上人者益廓治之高
閣巍廊垣階相接又叢篠森植環於左右故墩之勝遂爲吾郡獨
絕予游於墩者二十年餘矣歲至郡則必過過或信宿又假寓或
淹至數月試於雨晨月夕登閣而望水煙吞互至不見涯際指視
郭屋蒼茫數點而已又當風日開霽水波不興操舟而往縱意所
之如人在空中行至風起水湧急而登岸巨濤激於楹前危桅指
於簷隙坐觀汹湧意甚恐而身安鐘磬之音又時相答也其或水
落煙寒大雪偶作杳無人跡而墩如海外孤嶼在若有若無之間
故墩無杭西湖之艷冶其空澹過之無洞庭彭蠡之險有時能極
其勢高不及培塿而有雲崖石屋之幽近在人間聞有至者則足
音聳然其隆然者大如掌耳江天萬里舉在眉睫非習於墩者舉

不能知習墩者固無如予也一日明公請曰子豈獨習墩乎使天下後世知池之有墩者終以子也予感其言志之

項脊軒志

歸有光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往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予稍爲修葺使不上漏前闢四窗垣墻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萃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闌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墻桂影斑駁風移影動尤爲可愛然予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墻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爲籬已爲墻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門扉曰兒

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子泣嫗亦泣子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予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効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嘗爲廚人往從軒前過予扁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予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埴井之蛙何異予旣爲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予問古事或凭几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予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予多在外不嘗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

已亭亭如蓋矣

鶴瓢志

王彝

草之蔓生而實者有曰瓠其為形也有首焉有領焉有腹焉有無
領與首而惟蟠其腹者焉而其脩短大小圓曲臥立之狀不必同
也其為器也可勺焉可壺與瓢焉其完而穴之離而判之用之不
必同也道士李睿畜瓢一昂首脩頸而腹果然其狀肖鶴以為勺
則大以為壺則曲乃剗其腹出其犀空然以為瓢而全其為鶴之
狀因字之曰鶴瓢予過之睿出以為飲予詰之曰瓢之狀若是也
肖夫羽族者眾矣寧鶴而已耶睿曰鶴遊方之外而予所友者也
昂乎其峙也泊乎其無所嗜也儼乎其難進而易退也鶴乎其知
警也察乎其高逝而遠引也而斯瓢也乃適肖夫鶴而予之飲輒
以是焉豈偶然歟始予之字之也或曰似乎雁禮有鳧尊鳧字之
可也予則憂其乃鳴而遭烹焉或曰似乎鳧禮有鳧尊鳧字之可
也予則憂其與波上下而偷以全其軀焉或曰刻管施簧順之以

為笙則其聲似鳳而予又嫌夫世之人以鷓為鳳也彼其言木雁
言鳧尊者嘗自以為知禮矣言鳳笙者亦嘗自以為知樂矣而予
老氏徒也夫焉知禮樂哉此鶴瓢所以字也嗟夫不能鳴者庸人
也與波上下者佞人也以鷓為鳳者小人而謂之君子也然而鶴
者逸人也睿於是得所處矣作鶴瓢志

雙桂軒銘

方孝孺

傳曰仁者必有後豈不然歟某遊京師識太子正字四明桂公公
和易誠篤表裏如一與人交豁然無隱類漢萬石君龔勝之流舉
朝之士服公德無異辭信所謂仁者也既而復謁公於清溪私第
見公之二子曰慎宗敬曰全宗生者又皆英敏卓越讀書綴文有
名縉紳間人或稱之曰桂公有二良子私心固已期之以為必非
偶然者某東歸天台宗敬以書來言四明所居軒有雙桂連理之
祥因以雙桂名軒予發書歎曰是天之所以符二子耶仁者之報
其殆兆於斯耶不可無以識也為作銘銘曰

天人之間古謂難言是豈其然影著於形響必有聲感孰不應胡孰不通訾其夢夢盍觀桂公桂公孔仁言敷行敦二子甚文文則既有質則加厚稱者同口人譽已彰天兆厥昌惟桂發祥一本而岐岐而合之天意可知豈無他樹獨發於桂桂姓攸契雙桂鬱敷二子之符耿哉不誣天亦可親日視於人肆其屈伸惟公植德二子將食益衍無匿爾衍爾昭爾公爾侯復膺天休慈溪之陰雙桂森森望於東南扶桑可薪析木可焚是桂永存

五雲山房銘

方孝孺

五雲山房者何前宣寧簿樓君士連之室也謂五雲者何山名也山而加於房者何室依於山也室則居之爾而詠歌之者何樓君將出以仕而不忘乎室則無所忘於心矣知本之道也知本者君子之事也何以昭之銘之所由作也銘曰
惟山房奧而明弘而有容君子是則厥德以充峻而潔不汙不涅君子是則以保清節山房之中君子不忘慎終毋忘仕也孔臧

書齋銘

歸有光

齋故市廛也恆市人居之鄰左右亦惟市人也前臨大衢衢之行又市人爲多也挾策而居者自頃脊生始無何同志者亦稍稍來集與頃脊生俱無中庭以衢爲庭門半開過者側立凝視故與市人爲買賣者熟舊地目不暇舉信足及門始覺而去已乃爲藩籬衷以脩扉用息人影然耳邊聲闐然每至深夜鼓鼙坐者欲睡行者不止寧靜之趣得之目而又失之耳也頃脊生曰予聞朱文公欲於羅浮山靜坐十年蓋昔之名高士其學多得之長山大谷之中人跡之所不至以其氣清神凝而不亂也夫莽蒼之際小邱卷石古樹數株花落水流令人神思爽然況天闕地藏神區鬼奧耶其亦不可爲無助也已然吳中名山東亘巨海西浸林屋洞庭類非人世皆可宿春而遊今遙望者幾年矣尙不得一至卽今欲稍離市廛去之尋丈不可得也蓋君子之學有不能屑屑於是者矣管寧與華歆讀書戶外有乘軒者歆就視之寧弗爲顧狄梁

公對俗吏不暇與偶語此三人者其亦若今之居也而寧與歆之辨又在此而不在彼也項脊生曰書齋可以市廛市廛亦書齋也

銘曰

深山大澤實產蛇龍哲人靜觀亦寧其宮予居於喧市肆紛那欲逃空虛地少天多日出事起萬眾憧憧形聲變幻時時不同蚊之聲雷蠅之聲雨無微不聞吾惡吾耳曷敢懷居學顏之志高堂靜居何與吾事彼美室者不美厥身或靜於外不靜於心予茲是懼惕焉靡寧左圖右書念念兢兢人心之精通於神聖何必羅浮能敬斯靜魚龍萬怪海波自清火熱水濡深夜亦驚能識鳶魚物物道真我無公朝安有市人是內非外爲道爲釋內外兩忘聖賢之極目之畏尖荆棘滿室厥恐惴惴危階是習予少好僻居如處女見人若驚噤不能語出應世事有如束縛所養若斯形穢心忸矧伊同胞舉目可惻藩籬已多去之何適皇風旣邈溘風日漓誰任其責吾心孔悲人類不滿一瞬孰塗之人而非堯舜

明文在卷九十二

明文在卷九十三目錄

冠辭 字辭

李璋士欽冠辭

李都尉字辭

金子權字解

嚴氏子字辭

趙彥殊字序

傅氏字說

左翁號詞

劉定之

宋濂

蘇伯衡

胡翰

方孝孺

方孝孺

黃淳耀

明文在卷九十三

常熟 薛熙纂
吳縣 袁紹湯訂

冠辭 字辭

李璋士欽冠辭

劉定之

李璋今少保冢宰華蓋殿大學士南陽先生長子先生卜以天順甲申仲夏末旬甲戌日為之冠戒予為賓予辭遣价以書至予復書如所戒至期詣先生所居賜第翰林王修撰大韶相予為贊尹編修正言侍先生為賓大夫士來與於禮者以序列堂及庭所行遵家禮其不敢同者巾帽衣帶條鞞參用今制然始加取其服之可任事再加取其服之可接黨友三加取其服之可見君上親長則未嘗非古禮彌尊之意也儀禮用周時器服家禮用宋時器服今用今之器服於周公朱子豈異意也哉其祝辭始加曰惟皇初載肇用吉禮加爾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以介景福再加曰維

月南離維日之甲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學以繼世科承父
之志三加曰予忝儒林奉爾親戒咸加爾服兄弟具在朝紳來集
期爾眉壽隆名顯爵為時之珍受天之慶醮曰旨酒既清嘉薦令
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祿俾熾而昌壽考不忘字冠者曰
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曰士欽爾其永受保之
以揚芳聲於聖世亦於古辭不盡同者如古辭云以歲之正今固
非正月也朱子云賓或別作辭命以字意亦可然則豈必用古辭
哉今按璋以赤玉刻半圭形為鬯瓚之柄臣從君事神之所執也
書曰大保秉璋以酢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禮曰大宗伯執璋
瓚亞裸夫以臣從君事神而敢有不敬乎欽古訓為敬今制惟其
敬天子之謂欽期璋他日其敬於郊廟朝廷以修臣職故字以士
欽也既冠士欽之又明日丙子予記其顛末以授士欽使時觀省
則士欽所答予云璋雖不敏敢不夙夜祇奉者庶果能踐言矣豈
不遂為先生之才子昭代之良臣哉

李都尉字辭

宋 濂

皇上卽位之九年以順德公主下嫁於太師李韓公之子駙馬都
尉祺初祺小字為總至是詔曰其易以美名翰林諸臣乃定今名
以進且字之曰子祺既而子祺請曰祺之名實定於先生祺於先
生少嘗受業有師弟子義將何以教之予惟一代之興必有元勳
厚德之人出於其間始則佐帷幄決勝負終則坐廟堂而贊治化
成大功而享榮名為國家之柱石係天下之重輕若漢之蕭鄼侯
宋之趙韓王皆若是矣至於媿姻帝室若今太師則未之有也今
太師極人臣之尊為上公之貴而都尉子祺獨能好學慎行敦厚
下人發為篇章動有意趣是可謂富貴而好禮者也又難能也祺
之為義為祥為吉子祺固有以致之矣為字實宜雖然尙父有云
敬勝怠者吉此守位之事也敢以為勉焉辭曰
氣合運凝天地載清君聖臣明以階治平惟臣謂誰實時元老運
籌建略致天之討四方既帖乃戢干戈執政廟堂如漢蕭何匪惟

執政胙以大國丹書金券俾首百辟爵則崇矣職則太師左右天子以鎮四夷四夷既安君臣交歡上降下承煥乎榮觀彬彬都尉大寵是膺太師之子天子之甥際茲風雲依彼日月侃侃都尉不自矜伐文駟錦衣其儀孔都出入金門不敢笑譁蹀躞公子交趨競諾都尉臨之屹如山嶽斯時之人以恩為祥祥則既多惟敬乃將都尉之名曰祺是命何以承之告爾克敬庶民不敬且潰乃家况茲世臣不敬謂何凡人有身咸有嗜欲敬以攝之形莊氣肅自身而推孝親尊君動無弗敬乃有譽聞敬勝者吉古有弘訓敬以承祺萬福咸順爾克敬矣罔弗盛矣爾之祺矣罔爾違矣太師之助山崇川長敬哉勿忘以繼耿光

金子權字解

蘇伯衡

人之情萬殊事之出萬變可之中而有不可焉者不可之中而有可焉者則何以處之曰揆之以權而已矣君子以權揆事也猶之以權稱物也今夫物斤斤而累之自一鈞至十鈞至百鈞至千鈞

至萬鈞推而上之其累之也愈多則其所累者愈重斤斤而析之由萬鈞為千鈞為百鈞為十鈞為一鈞推而下之其析之也愈眾則其所析者愈輕輕重之變錯出吾之前其不齊亦已甚矣惟有衡而衡有刻也此為銖焉此為兩焉此為斤焉此為鈞焉此為石焉而又有權焉權乃衡所待以平者也推移前卻以從乎刻以極其變是以高者不可抑而低也下者不可揚而昂也重者不得以為輕也輕者不得以為重也莫不適其情而莫之或欺亦莫之敢爭也古之所謂君子者當變故之糾紛而審乎不可之計而取舍向背不失其宜者亦權而已矣天畀我以心而使之以制事也蓋有自然之權焉是故不可一日而廢也娶必告也而大舜之娶則不告親為不善者不入也而佛肸之召孔子則欲往管叔也蔡叔也霍叔也皆附武庚也而周公則或誅或不誅齊也衛也宋也皆以金餽也而孟子則或受或不受夫聖賢之權固有所在也而常情豈識哉故夫事有非常吾之所以應之者雖不守常而於

常道未始或戾焉不惟不戾且克有濟焉夫是之謂權權也者臨時之宜處變之用也夫無權者猶知為之衡而不知為之權以從乎刻者也其何以極輕重之變而使之平乎故君子之學莫大乎權莫難乎權夫惟智足以窮理仁足以盡性者可與權可與權故卒然臨之以大變不可得而亂也故大任可得而當也故大事可得而屬也故大議可得而決也故大難可得而平也然則權可以一日無之乎因字思義而日進於學而深造乎道而謹執乎義遇事之變而昧臨事之宜則吾弗之信嗚呼勗哉

嚴氏子字辭

胡翰

男子冠而字禮也未冠而字者禮之變也父母欲其早知而夙成也嚴侯之四子皆幼既字而告之又請於子意猶古也古者字有辭禮變而辭不可廢也乃為之辭曰

鼎也和無以調吾味其失也戾恭也敬不敬無以直吾內其失也偽雄也權不權無以行吾義其失也蔽溥也周不周無以廣吾惠其失也比惟周也得仁之用權也持義之制敬也存禮之本和也通樂之趣仁義禮樂斯罔不備告爾子言暨爾父之志尚篤於爾躬毋徒善其名字也

趙彥殊字序

方孝孺

孟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其離乎大中一也然求其近似者與其不恭也寧隘乎君子之處世不徇物以為同不詭俗以為異辟諸飲食裘葛適乎宜不違乎道而已一乎同其弊必至於枉已一乎異其弊必至於駭世不期於同異而無詭徇之失者其惟君子乎天下皆趨於利吾獨志乎義天下皆趨乎邪吾獨志乎正非吾求異於當時也將同乎古固不得苟同乎今也賢者吾同之不賢者吾異之非吾求異於人也務道之同固不得無少異也同於不可不同而異於不可不異皆順於道而無所容心焉則人為宜然而莫敢以為非矣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其謂是耶浦江趙生其名曰同或字之曰志其父謂未足以盡其義也謂請更之子更之

曰殊而謂之曰今世之所少者非同也其患在乎苟同而不知異苟同而不知異者流於迎合而多詐愚者陷於阿曲而近鄙欲世之大治安可得哉生之質可謂美矣而又飾之以文翼之以禮豈將同於當世云乎哉必亦務古之同而不同乎俗務道之同而不恤人之好惡斯可也漢之時若汲長孺可謂異俗之士矣若胡伯始可謂同世之士矣伯始近於惠長孺近於夷伯始不若長孺之近於道也生學古嗜道方以大中爲歸夷與惠安足効哉同於所當同而不苟同異於所當異而不苟異生之所宜爲也執其一而不合乎道者非君子之事也

傅氏字說

方孝孺

古人之於字名所以自別而稱於人不計其美惡也商以前質略蓋有徒名而無字者周之文盛矣周公孔子文之所從出也其加字名於子宜有異焉而乃禽魚稱之斯二聖人豈不欲其子有美名稱哉而卒不然者以人之美不在乎名字也德誠足尊矣雖微

字以代其名人猶不敢名之苟無足尊者雖極字之美人不之字也盡名之美終不能名於後世也學者亦勉乎德而已何以名字爲哉然今之人不敢忽乎名字者以爲因是或可以勉其德曰仁而踐仁焉曰義而思義焉果能因名字之美而服行之則名字不爲無益矣烏傷傅君循淳慤有士行其族之兄武昌守伯長字之以希道其號甚美也而願予發之夫道之在天下豈以言而著哉顧知之審與略行之至與否耳知之而審也行之而至也道固將積乎身豈特希之云乎如使知之未審行而未至雖欲希之安可得也千仞之木不自言而人稱其爲千仞號檉楛以梧櫟人必檉楛之是豈名之爲貴哉有其實之爲貴也希道因名字也而益進乎其實則爲希道也較然矣不如是名字且無與於人予言安所益乎

左翁號詞

黃淳耀

時子聖昭謂予曰吾年已壯而道未成學古人爲文章而無所合

於世竊自歎其相左也因以左翁自號子幸爲詞以廣之予曰子且貴右而賤左乎子且伸右而縮左乎子且以左右之名爲一成而不易者乎今夫客見主人主人在左及出而登車則主人虛左以待左同也或以貴或以賤何也古者官制尙左四近之臣左輔右弼周公左召公右及漢設二相周勃爲左相位次第一陳平爲左相位次第二左一也或以貴或以賤何也北之揖尙左南之揖尙右吾嘗與燕趙之人遇於途吾趨而左彼趨而右各以不讓相訝也或爲道其所以乃釋然而去左一也或以貴或以賤何也今且班十人於此子適居四五之間子以左人爲左子之右人又以子爲左子以右人爲右子之左人又以子爲右是左右之名幾未有定也而安在左伸而右縮乎且夫世有貴於我者吾右之及吾與之談彼方嗟老歎卑戚戚然若不可以生世有賤於我者吾左之然彼亦有以自雄其曹蓋未嘗不樂也是故重物輕我雖趙孟不樂也重我而輕物雖林類榮啟期樂也雖然是猶不足以勗子

我聞天地之位北高南下以東爲左故記有之曰天地左海試與子注而觀焉背負日月胸盪江湖三歲一周流波相薄以一羽投之渺然不知其所汨也子誠虛其心實其腹文必揚乎三代兩漢之波而不爲干祿學必湛乎孟荀韓子之淵而不惑乎俗是子之道如海而外物之投子者直一羽而已子爲之左孰能爲之右哉時子作而笑曰汰哉黃子之言思深哉黃子之以此益我也遂書之爲左翁號詞

明文在卷九十三

明文在卷九十四目錄

哀詞

哀志士辭

彭百鍊哀辭

哀烈士辭

宋濂

楊士奇

黃淳耀

明文在卷九十四

常熟 薛 熙 纂
同里 支 懋 訂

哀詞
哀志士辭

宋 濂

奇雋之士無世不生特時人弗識之或識之而弗能用或用之而弗能盡其才所以聲光不流於當時事業不白於後世予竊悲之庚寅之夏因覽元好問所錄金之諸儒自辛愿而下凡五人見其氣節剛方言論磊落實所謂奇雋之士者也雖其行事或未能無過終非齷齪陳腐慝慝不振者所可冀其萬一然恨其有志而不能遂也因掇其大略隸於各人之下又從而哀之以辭辛愿敬之福昌人年二十五始知讀書音義有不通者搜訪百至必通而後已由是博極羣書且善於文辭尤以是非黑白自任每讀人詩必為探源委發凡例解絡脈審音節辨清濁權輕重片善

不掩微類必指如老吏斷獄文峻網密絲毛不相貸雖招人怒罵不恤也性疏宕不修威儀貴人延客愿麻衣草履足脛赤露坦然於其間劇談豪飲旁若無人家甚貧子女嗷嗷張口待哺素負高氣又不能從容俯仰其枯槁顛頽流離頓踣一假詩以鳴雖喪沮之餘其耿耿自信者不少變元光初李獻能元好問在孟津愿往見之獻能爲設美饌愿放筴歎曰平生飽食有數每見吾二弟必得嘉食明日道路中又當與老飢相抗去矣會有一日辛老子僵仆柳泉韓城之間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含襚狐狸亦可螻蟻亦可耳聞者悲之辭曰

天生爾才胡不以騁麻衣如墨下不掩脛下不掩脛不過寒我我食無所我生其可水豈無藻山豈無薇苟非吾有我敢采之市魁屠伯彼豈無食我腹雖虛我腰肯折抱節而終我則奚憾烏鳶螻蟻上下何辨爾貧固甚爾守則多不義而富其如爾何

李汾字長源平晉人曠達不羈好以奇節自許避亂入關關中無

一人敢與相軒輊者元光末用薦得從事史館從事職名謂之書寫特鈔書小史耳汾素高亢不肯一世乃今以斗食故人以府史畜之殊不自聊館中諸人又多新進小生史家凡例或未能盡知就其所長有不滿汾一笑故刊修之際汾在傍則蓄縮慘沮握筆不能下汾正襟危坐誦左邱明司馬遷文數百言音吐甚洪暢誦畢顧四座曰看秉筆諸人諸人積不平乃以嫚罵官長訟於有司證左相半踰年不能決右丞師中遣東曹掾置酒和解之尋入關驅馬來京師日以馬價佐歡道逢怨家則畫地大數而去會恆山公武仙在鄧汾往說之署行尚書省講議官旣而參知政事思烈與仙相異同懼汾言論遂害之汾孝友廉介過人者甚多甯寒餓而死終不作寒乞聲向人又善爲詩清壯磊落有幽并豪俠慷慨之氣人以是稱焉辭曰

奎星光光今何其昏大河東流遑恤無人金匱石室藏我冊書豈伊羣兒所堪穢之我言弗信弗信從汝邱明雖鬼其文不死旣不

我嘉覆謂我僭我視我觚有淚如霰黃霧四塞黑白誰分彩鳳無

華山狸有文悠悠蒼天曷其有常自古莫不然爾又何傷

劉昂霄字景玄一字委房陵川人聰敏絕人或戲取市家日歷鱗

雜米鹽者令讀之一過無脫遺者故其學無所不窺六經百氏外

世譜官制與兵家成敗為最詳為人細瘦似不能勝衣好橫策兀

坐掉頭吟諷幅巾奮袖談辭如雲四筵聳聽噤不得語遇其飲酒

眼花耳熱後其鋒愈不可當不知去古談士為遠近餘子不論也

嘗用門資敘調慶陽軍庫使不就諸公方薦試宏辭科未幾卒其

辭曰

陋儒拘拘以簡為常日視環堵不知有四方狂瀾既倒誰復迴之

氣蓋一世獨爾能之上自黃虞下迨五季一隙必燭何有幽邃或

觸其機談辭如雲誰非男子有舌無聲我豈誇多我豈鬪靡一物

不知吾儒所耻獨立千古上遡寥絕爾身雖窮爾名豈滅

雷淵字希顏別字季默渾源人崇慶二年進士授涇州錄事不赴

改東平府錄事以勞績遙領東阿縣令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將

悍卒不可制淵出入軍中偃然不為屈不數月家有淵畫像雖大

將亦不敢以書生遇之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為荆王府文學兼記

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史院編修官拜監察御史

巡行河南撈掠賊吏風采凜凜蔡下一兵與權貴人有連時以藥

毒民家馬牛以小直脅取之淵捕得數以前後罪杖殺之老幼聚

觀萬口稱快然亦坐是失官尋用宰相侯莘卿薦除太學博士再

遷應奉終於翰林修撰累官太中大夫先是正大間北兵突入倒

迴谷勢甚張平章芮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填壓溪谷中不可勝算

諸將議不定釋之勿追淵請急殲之主兵者不能用後聞北兵狼

狽而西馬多不暇入銜始悔不從淵言淵學甚博文甚奇為人強

幹而雄偉髯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洋遇不平事則疾惡之氣見

於顏面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卒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

人飲酒至數斗不亂生平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為人雖其文章

號一代不數人在淵仍為餘事耳淵之友高廷玉李純甫亦以奇節自負人號之為三傑云辭曰

爾心之勁爾氣之剛嫉惡如仇不問暴強將指出巡面冷如鐵霜簡所加邪蒿即折才豈止斯兵算又長眼見千里孰曰不明志不獲伸多士短氣其書徒存九原能起埃風四來式脂式章有髯如戟妾婦之為我俗之昏誰復繼君茫茫九州敢謂無人

雷瑄字伯威坊州人志英邁博學能文以薦書從事史館調八作司使初并州李汾與瑄同在館中以高蹇得罪瑄往送之信陵攜酒酌魏公子墳握手痛飲後去客陽夏以鞭擊酒壺作楚聲歌自言去國十年甲兵滿天地短衣匹馬來自西北將起楚漢間奇才劍客與游而不可得當是時金已遷汴大河以東北盡山東西抵關輔大軍長驅徙少壯數萬人殺之居庸關外自黃河洛陽三門析津至丕之源雀鎮凡二千餘里潼關一帶西南邊山大小關隘亦一千餘里各分地界統以總帥夜則傳令坐守冬則燃草敲冰

兼以關輔大飢秦民死者相枕藉瑄皆悲之作商歌十章寫其情曰秦予父母國也而一至此乎竟淚下不能食乃出奇策白宰相宰相不能聽瑄去不知所之辭曰

北風泱泱海水為竭俯窺神京不隔一髮舉鞭擊壺歌聲愈苦來自西北短衣匹馬我淚既盡以血繼之天門九重會莫聞知孰秉國鈞我將自薦反謂我狂斥去如箭商顏有芝暄熒熒可以葆神可以樂飢長往不返誰甘幽深赤日在天庶明我心

彭百鍊哀辭

楊士奇

宣德五年上憫江西之民困於奸吏豪民漁斂無厭也用璽書遣使巡視除兇去弊以安善良使者以朝廷所建設縣之老人周悉民隱所至事必咨之而惟其言之聽不疑然是時老人非皆出於推擇善不善相半不善者把持譁訐為能事其善者亦且斂手避之而縣長吏鮮不受制於是奸豪吏民聞使者來惴惴懼旦夕且死莫夜走跪老人投重賄哀叩求活既內賄曰吾庇汝汝謹毋忘

明文右卷六十四
吾而凡所對使者言某是某非非盡出於公矣蓋所在皆然使者
至泰和留浹旬治事竟將行矣時監察御史彭百鍊侍親家居親
喪有事於外適莫風雨大作馳騎過快閣下使者時坐閣上倉卒
不及下避竟馳去使者遙望見之遣問知百鍊也明且使者去之
萬安龍泉還止廬陵會有按察司官來聞使者言百鍊馳馬不下
遂趨泰和召縣之眾老人索百鍊居鄉所作愆過咸對無之至再
三眾老人對如初惟一老人於百鍊素有憾貌欲有言乃悉出眾
老之無言者而留欲言者導之言遂掇拾其嘗買妾及田四事而
其最妄者謂挾制官員放免百夫長溫彥琮得白金三十兩遂令
書狀乃復進眾老之無言者出狀而掩其前之半以後半空紙俾
聯書姓名爲據蓋眾老驚未知狀所言何事也按察司官遂令眾
老以夜伺百鍊而執之然猶未有固必意密戒云如其他出卽止
勿執亦勿泄言適百鍊治喪事出外一二老人欲得按察司官意
躬率百餘人夜走數十里外蹤跡掩執之百鍊平素負氣義侃侃

憫窮嫉邪遇事直發靡所顧避雖退處鄉黨不變以是滋召怨其
居鄉時朝廷造海舟令民夫採桅木泰和當出三百夫以富民三
人充百夫長率行傳着已定縣時惟丞治事孱弱不能制下奸人
及吏胥謀苟利盜出縣帖復追鄉二百八十人皆爲百夫長期一
人得白金十數兩免之於是六鄉譴然大擾溫彥琮者百鍊姻家
素婁甚預焉計無措走告百鍊百鍊入縣庭索其牘閱之其所追
二百八十人不具按檢乃言於丞丞實未嘗知也遂悉罷二百八
十人不追擾者以定皆德百鍊而奸人邪計不行愈益側目之矣
百鍊旣被執至庭下得覩老人所具事狀曰果如老人言宜有告
者今旣無告者請及老人面對就死不恨不聽送械繫送詣使者
轉送京師凡使者所送詣京師非死罪皆發使遠邊獨百鍊適遇
寬恤之令得納米贖罪罷其御史而命吏部改授官未及以疾卒
百鍊由進士爲御史其文學皆有所自得非尋常之爲進士者可
及其仕必欲行所學不肯媵媵玩愒其所歷兩淮江浙廣東皆有

政績見於其人稱道思慕未已也而閒居無事乃遭罹若此豈其命歟然而獨霑寬恤之令將改授官矣無幾竟卒信其命乎自百鍊被執秦和之人無貴賤賢愚來京師道其事者凡數十人如出一口故卒之日京師縉紳君子皆傷悼枉之古之人有言蓋棺論定百鍊庶幾可以無愧楊氏於百鍊累世姻婭雖百鍊為人素與子不相合然不合者一人之私也所謂傷悼枉之者眾人之公也君子不以私廢公故為述其得罪之由為哀辭使其家刻諸墓蓋曰屈於前尚可信於後也其行之見於墓銘者此不復出哀辭曰百里之民有耆有耄用其情厚率民於道亦資正言裨輔邑里逝者何臧來者而否邑有視聽蔽其明聰銜從肆厲為下斧戕狸以牧鷓狼以牧豚誰實使之於呼匪仁誰實聽之漫不加省惡者脫畧善者墜窵直者鮮忿邪者眾說柔者以全剛者以折嗟世之人莫非命焉憎愛廢舉彼胡能然惟命之然成是邂逅譽毀得喪奚彼之詬嗟嗟百鍊命也奈何宵人之怡君子之嗟

哀烈士辭

黃瀆耀

崇禎乙亥賊起秦楚轉掠廬州鳳陽之間攻下城邑火及陵寢南畿大震包將軍文達奉巡撫檄偕統兵官四人進援安慶兵械草草人無鬪志將軍知戰必敗欲持重以待賊疲而軍中為間諜所誘謂賊且四散速進可收其貨寶婦女他將咸笑將軍為怯以逗撓責之將軍不得已亦進戰伏兵發官軍烏獸散或勸將軍跳身遁將軍按劍叱之矢盡援絕遂力戰以死將軍字行甫其先江夏人以死事世襲為蘇州衛指揮同知遂家於吳云黃子曰將軍之死非死於賊也死於他將之牽制也夫將軍未戰而先見敗徵可謂知兵矣使專制而往未必不能滅賊也聞將軍事親孝居職勤慷慨固其天性非乾沒一戰而誤得死節名者之比也友人金孝章傳將軍事甚悉予本孝章意作哀烈士辭一章志悼惜焉辭曰嗟夫子之耿著兮竦長劍於戎行承乃祖之豐烈兮邐慷慨而自叩流民橫潰兮中土旌攘赫赫簡書兮肅我斧斨我豈絕裾之人

兮訣老母而自傷豺狼衙衙兮驅之以市人風塵瀕洞兮天地不
仁處飛猱於櫺檻兮雖捷巧其胡以陳望陵樹之蕭慘兮誠何有
乎吾身覽三軍之變態兮抑又重夫持牢遷逡巡以雁行兮徒眾
口之蹶蹶昔許歷之進諫兮遇馬服而采焉鬱周處之文武兮徒
見噬於萬年殷清血於左輪兮貫白刃於右拳遂摺頤折頸而畢
命兮餘怒氣之勃然夫豈危死之可懷兮知予生之陷滯也曰棄
甲而遄復兮雖壽考其足愧也乘元氣以上狝兮履欃槍以為綦
扈千騎之容容兮逢厲鬼而揖之彼俛俛者如瞽之無相兮今皆
在乎軍中吾欲使夫子擊賊兮想魂魄於鬼雄

明文在卷九十四

明文在卷九十五目錄

誄詞

少保胡公誄 并序

沈明臣

明文在卷九十五

常熟 薛熙纂
歸安 吳智訂

誄詞

少保胡公誄 并序

沈明臣

維嘉靖四十有四年仲冬日明故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奉勅都督浙直江福四省軍務新安胡公以逮詣卒於京師嗚呼哀哉三台中折大星告殞中外同悲黃稚走哭畊夫為之釋耒織妾爰以下機舍佩珥者充閭撥耜興謠者載路雖哀鄧勢面而慕羊罷市茂以過也嗚呼哀哉公進士高等筮知益都服闋補令餘姚旋擢監察御史出巡窮邊繼臨舊楚聲高避馬光燭埋輪皇朝著令凡宦履所先之地不得重為巡察而公乃以殊異越格重來浙水增波鎮山借色於時卉服外侵疆獷內扇鯨鯢肆毒吳越邱墟甌閩江淮流血成海朔方中山

韓魏齊楚之甲巴蜀番禺麻陽永順保靖容美思田之眾椎結鬚
首負毒弩而橫戈投石超距挽強弓以揮戟士馬四集旛旗蔽野
雖控弦十萬水犀三千何足以云然一賊曠弩百吏不前警之匹
禽負矢而百禽皆奔矣故陸戰則僵尸千里水戰則浮骸蔽江剽
城攻邑剝掠虔劉縉紳屠戮士女蒙汗雖非析骨易子之危實有
負汲然眉之困於是天子震怒臨朝不怡提兵縮符一二大吏咸
伏法受誅焉公乃慨然忘死誓不遺賊爰聲大義則張瞻明目迭
出奇策則潛慮密謀延攬英豪選銳授甲勸以賞賜糾以刑罰於
時賊逼樵李而公適行部赤城邊遽告急輕馳星赴灼賊可餌饗
酒於毒賊果自餒不戰而斃於是授畫苗兵殲之王江涇上斬首
三千流尸萬計軍威大振士氣倍百於是我兵始知賊亦易與競
思踏軍拳旗坎墉先登之緒矣舊吳遂有罌脰陸壩橫涇之捷東
越遂有清風仙居龕山之捷皇靈四抗羣魄盡禡牛蹄之鱗悉委
命於涸轍矣狀聞天威始霽手降褒綸超序中司載貳夏部東南

軍務悉委總督公私計禍本不雍東裔之難未夷內蠹猶存南國
之清無日乃用偵諜餌以重賄翦徐海葉明陳東於吳境購王直
於松浦東收金塘後梅翁洲之績西奏乍浦維揚之功於是六合
荷清塵之期而四海罷晏開之警矣天子嘉乃于襄之勳使正祈
父之位秩崇宮保榮晉台孤贈先敘後光榮異常豐功顯賞豈不
於赫乎昭灼於一時者哉然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朝霞啟暉太陽
戢曜蔥聚來代牧之命昌國脫走趙之身公乃詣闕請罪分填溝
壑天子明聖下詔放歸隱悼播越及於寬政雖無忘存闕之誠亦
庶幾首邱之志矣無何復有言者蓋克霍而返讒言彌興庸人上
變汚連亞夫於是有檻車之徵不免相國之繫時天子雖發重問
之詔而實存議勞之仁惜左右寡郵良鑑鳩之進公遂卒於獄焉
嗚呼哀哉蘭蒞傾頓桂林移植激情風烈憤意雲踊是故士治受
誣於王渾安西舍寃於鍾會毗睚積豐功不償死蓋自昔而已然
矣嗚呼哀哉屬者先帝賓天今上繼緒舊寃俱刷萬品咸新地下

無吞聲之鬼人世多揚眉之夫公獨銜恤黃原覆盆寢日伏闕
呂強之書段熲之功莫發顛天乏朱勃之疏馬援之罪誰明嗚呼
哀哉臣也昔叨記室誼若門生提章慙郭亮之風變服愧魏邵之
節使公之偉烈不著於旂常而微過未湔於聖世不亦悲乎乃退
而作誄以自傷焉其詞曰

天稟上才爲國綱紀岳瀆降靈虞帝攸祉封陳歸姓爰謚從起炎
策流聲子孟伯始首察孝廉姦收御史操行潔清質威父子安定
漢居新安晉徙代鴻閑闕家襲青紫顯矣集英大鄣發跡祠事廬
江實光祖德卓卓令公英哲選犀角豐盈高明昭顯磊犖慷慨
閔廓深遠經術起家策名霄漢揚芳飛文龍章虎鬚再縮邑符青
越名令廉能奉公班宣法政踔遷御史惠文執法百寮師風三楚
澄轍懸鏡不疲覆案虛實於時吳越申禍無良東鯤鼓浪奮鬣跳
梁士孽內訌陳葉徐王大亂之剡苛我郵疆東國南紀蕭條萬里
慘酷荼毒城邑崩毀野絕青煙關門畫鍵官無完寺卒不一戰虎

符四發徵兵滿地懸師費億曠積年歲覆軍殄將知勇俱廢隳法
干典誅及大吏駭薄舊京皇帝震赫警彼疾病大風苛毒傳化上
下良醫所惡天子曰吁惡用六師不有三尺孰爲我持廷議眾集
維憲克之危事不齒誰敢先對昔有條章簡帝之內帝曰汝憲汝
其往治越禁取能以救時弊繡斧再臨起我百廢慎用六柄爲民
統紀糾刑明罰肇末溥本誓清江裔以報天子公曰瞿瞿惟牛享
士均服振振勇不逃死王涇出奇軍始作氣捷凱屢收羣兇就殪
東土底平萬國甯謐繫昔王涇何戰之鑿裝露橈船共儲酒醪酖
毒瓶甌醒酒羣梟三軍鬪志闕虜百倍露布日揚賊爲顛額肉薄
登陴鼓行而進席屢勝威雷擊霆震於鑠令公後歸先出擐甲揚
鋒申明軍律誅賞亟行功罪靡失大戰十餘小戰千百知不及謀
勇不程力玩弄股掌目無全賊阻險在心前籌處畫偏裨授策戰
士用命出鑿凶門刻期取勝用裕頭屑使當履舄宣法勤身以定
南國罷枕霜戈飢啜江淥夜不蓐寢重繭驅逐死不敢請瘼無筋

骨伏強略血鼓音不息噫嗟令公四海承風暢於異類臣節以其
凱奏帝闕奉觴上壽帝曰在廷孰居憲右御眾牧人文武具才中
丞司馬進序棘槐以率受爵轂闔便宜公曰臣盡死不敢辭受命
忘家枹鼓忘身簡服士卒約束重申建節銜命以明四方拊循和
輯以肅戎行若換耳目弗移聲章於時內孽叫囂狂呶穴裏外伏
直乃魁渠姦軌逞志絳禍鼓釁心不可畜偷生以殉維我令公殫
心作圖謫謀博畫獨運神樞柔遠剛邇左牝右牡迭用周旋機弗
恆究賄成間使嚙堅文降約辭逸志厚交貳黨飛渡溟渤賊落吾
掌孤城圍解罪人伏辜惶怖歸死執馘獻俘擲鏑大憝京觀彰功
除殘去穢六合同風弭其百苛姤其讒慝江海環之民無改易陸
人居陸水人居水擊草除田蠶弓臥鼓安居樂業甘食美服田野
市井游敖嬉逐鳴雞吠狗煙火相屬民命在天挈懸我公公實再
造東岱匪庸勳載盟府彝鏞鼎鐫方仲顏行伊尙隨肩錫與蕃渥
位尊九列三孤崇階青宮並揭式胙茅土庶徵高伐公曰明聖百

神以和帝天靈赫廟算孔嘉先王鍾鼓詎敢自多威愾夷夏功名
發聞讒人側目載禍及門造作飛條競欲咀嚼爭寵害能薰胥怨
卽內寡休休外乏諤諤抹殺鴻鉅指索纖薄謂功爲罪移清以濁
天皇聖明不罪言者讎功寡過放在草野回受誹謗投杼以三羣
輕折軸悲何以堪乃釁於難卒死於讒嗚呼哀哉飛章申搆赤車
來徵投杯而起束身歸庭上書自理庶回天聽誰爲主圖以免尹
鐸怨若怨焉美哉伯樂今也不然罰善寶惡卒忤貴臣禍在不測
積不相能玉雪難白嗚呼哀哉昭私難作昔人攸慨微基厚壙崇
朝而壤逐句以戈善逃安在嗚呼哀哉若盧決命符彼新豐絕食
廷尉條侯倏恫銜悽嗚咽烏盡藏弓豈無聖主天聽則靈伏波藁
葬薏苡未明功臣骨解天下涕零輿哀殯喪我心怛怛嗚呼哀哉
小物不勤大患終掇不善過賓家覆身歿魚也死賄食其亡羊蓄
怨滋厚咎豈在明嗚呼哀哉成天地功子孫必章斯理不欺吾信
其常嗚呼哀哉

明文在卷九十五

明文在卷九十六目錄

祭文

祭長興縣城隍廟文

祈雨文

謝雨祭城隍神文

里社祈晴文

歸有光

歸有光

歸有光

方孝孺

明文在卷九十六

常熟 薛 熙 纂

祭文

祭長興縣城隍廟文

歸有光

承乏宰縣典司神祠宇廟弗稱瞻仰太息歲則不易未遑鼎構聊爾塗墍以飾厥觀庀工卜吉敢用昭告尙饗

祈雨文

歸有光

維此雉城卓爲名邑邇者人心不古吏道多端遂以禮義之邦化爲夷鬼之俗帝用不憚降此旱殃有光自惟師帥者之不賢願以一身當其罪罰而小民之嗷嗷實爲可矜神其降鑒特賜一日之澤以慰三農之望

謝雨祭城隍神文

歸有光

值此農時山川如滌令實閔雨有禱於神荷神降臨惠澤霽霽萬

民歡喜循省獨慙實上天之愛人豈微誠之能感也蒙神之力敢不報謝更祈終惠永荷神休尚饗

皇社祈晴文

方孝孺

民之窮亦甚矣樹藝蓄牧之所得將以厚其家而吏實奪之既奪於吏不敢怨怒而庶幾償前之失者望今歲之有秋也而神復罰之嘉穀垂熟被乎原隰淫雨暴風旬月繼作盡撲而將之今雖已無可奈然遺粒委穗不當風水衝者猶有百十之可冀神曷不亟訴於帝而遏之吏貪肆而昏冥視民之窮而不恤民以其不足罪固莫之罪也神聰明而仁閔何乃效吏之為而不思拯且活之民雖蠢愚不能媚順於神然春秋報謝以荅神貺者苟歲之豐未嘗敢怠使其靡所得食則神亦不利焉天胡為而不察之民之命懸於神非若吏之暫而居忽而代者之不相屬也隱而不言民則有罪知而不恤其可與否神尚決之敢告

明文在卷九十六

明文在卷九十七目錄

祭文

啟聖祠祭文

唐順之

祭太史公三首

方孝孺

祭外舅鄭公

方孝孺

祭鄭仲舒太常

方孝孺

祭從兄希聲

代家兄作

方孝孺

祭薛文清公墓文

胡謚

祭劉東溪文

周用

祭學士柯先生文

李東陽

瘞旅文

王守仁

祭外姑文

歸有光

祭顧文康公夫人文

歸有光

明文在卷九十七

常熟薛熙纂

訂纂

祭文

啟聖祠祭文

唐順之

維公濬哲淵靜胄衍神明饘粥承家永有令名孕靈儲秀篤生聖子地維天柱賴以弗圯五帝避德三王讓功窮本反始誰為之宗若古祭川先河後海因委遡源厥義攸在於王建極隆師象賢廢禮允興必公焉先昔也蒸嘗不出闕里今也新宮徧彼寰宇昔也二丁祀止素王今也父子俎豆兩堂兩堂伊何於泮之水儒林有輝素襟咸喜豐器用幣茲惟一初來格來歆用奠厥居仰徽神休作我士氣父教子率三綱永繫

祭太史公三首

方孝孺

丁巳之春公歸金華六月載途公歸於家公曰美哉子來孔時斯

文有傳非子誰宜我觀海內亦有作者非言之難知道者寡古人為學惟道是明絜我望子豈以文名拜公之言服公之德從公三年忘寢與食公曰卓哉才器之奇加以歲年吾且畏之孰俾師友傳之子孫意欲甥我以承其門歸告祖母祖母不可吾老娶婦欲其事我道路阻邈其歸無期且貴非偶汝固以辭此言未聞公家遭難聞之涕泣夜不能旦百口徙蜀與戎羌隣重走金華謀公弟昆從往省公中以故止祖母速歸得娶閭里遲之三載黽勉以從死生莫知以此負公公之為教必本禮義違親絕俗固非公意公今薨矣我存如何所肯忘公有如江河公之道德未白於世公之文章幾與公逝思公體貌尚寓於夔哀公子孫桑梓是懷闡之雪之俾大以光尊之扶之使之大行告於天王返葬以禮脫其羈縻使復田里或周其艱或開其昏凡力可為不忘公恩第愚不肖弗敏為學天容地負愧公奧博忠義大節道德大原庶幾努力法古聖賢公之望我蓋將在此天未可期心則已矢公神在天亦我之

思我辭告公寧不我知

其二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為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眾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以為足其所遇者皆眾人之所難處則慨然委命而不置乎感欣此公之跨越前古拔彙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常存者乎世烏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雄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真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怪乎臧倉與叔孫宜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遠跡於峨岷蓋將弔重華於九疑暗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汗乎流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為夢幻得失毀譽為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第宅薦紳之士皆若其曾玄尙何窮達之足云乎吾獨悲歎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嗚呼哀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

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髣髴見公騎風御氣鞭日月而叱
星辰翱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無極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
有三年而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
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嗷嗷哭於山巔與水濱
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嗚呼哀哉列泰華以爲殽
注滄海以爲樽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
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以冀有益於黎元酌皇天與后土尚
同鑒乎斯言

其三

嗚呼務遇合者或貴顯以終身而爲天下之所惡負大名者多困
阨於一時而爲後世之所慕蓋利與善不可得而兼而公論必久
而後定故也考乎公之平生道德冠縉紳而位與眾人同列文章
耀夷夏而家無百金之富卒之速讒遇斥奔走顛沛而死於道路
孰不尤聲譽之不祥而取造物之怪怒哉然身既沒而人主之知

愈深家既破而子孫之守益固是以親王之賢覽遺文而歎息懷
舊學而眷顧詢形容於圖像想儀矩於趨步已賜賚於孤嫠復閱
悼其墳墓爲王謀者惜公厭世之太早爲公悲者恨王至蜀之遲
莫也夫盛衰禍福之理聖賢有所不能違惟其既死而猶存愈遠
而見思茲君子所以異乎眾人不啻若麒麟之於狐兔也某學道
無聞受業有素仰德容之如在嗟歲華之易度兩瞻岷峨濫跡鵝
鷺愛緣丈人之烏術等千金之瓠惟嘉穀與清醕皆賜物而匪沽
上以昭乎厚恩下以寓乎衷慄

祭外舅鄭公

方孝孺

嗚呼昔年蒙恩教授於梁詔歸故鄉攜家以行浙水漢川相去萬
里妻弱子幼欲往誰倚公實慨然曰我與俱我女我甥疇忍棄諸
道路半年鬚髮爲白暨予至官靡有安宅三歲奔走於蜀於秦挈
挈西東以秋以春公屢言歸志輒不遂女曰我父去我無遠甥曰
我翁慎毋我棄公性孝友和惠而慈豈不顧家事與願違南望涕

泣三易寒暑念父憶弟寢食獨語謂予今歲歸省舊廬豈知一旦送公喪車不肖無能鄉閭寡偶荷公知愛期望甚厚姻親之過義不忍離我實負公俾死及之豈無子孫亦有宗族公獨於遠云誰在目前公爲人知命達生怨天尤人夫豈其情何況此邦文武僚吏莫不愛公助公葬祭棺美墓安送者如雲令終無憾云誰能臻心所最痛公未耄老方期事養樂公壽考少失先子欲孝靡能庶幾事公以展我誠此心已矣我復何怙茫茫九州孰踰此苦今當出葬再見無期天乎有靈寧知我悲

祭鄭仲舒太常

方孝孺

嗚呼世之仕者恆以困州縣沈下僚爲憾而公之所歷講殿禁林學省頌臺眾人望之若高舉而登仙仕而通顯莫不虞危機之及以善退爲難而公當廢興之運優游解組取樂林泉昆弟賓客雍容談笑者十有七年老者每患乎無所養死者每患乎無所傳而公之家田祿室廬之美詩書禮樂之富足以娛意而便體公之身

道德行業之懿文章字畫之工足以垂世而稱賢於眾人之所憾者無一有於人情之所願者無不全年踰七十考終於寢是蓋古人之所或見而今世之所未聞者也聞公之喪宜可無恨矣胡爲乎而使予失聲而頓足洒淚而呼天乎蓋斯民之生不能以自立必有君子以爲之望斯道之微不能以無弊苟非賢者則莫振其衰而扶其顛自宋之亡大統中絕顧瞻金華有光蟬聯吾儕小子得見者尙五六人焉曰宋曰胡曰范曰葉此數公者皆百世之士而公出乎其間與之頡頏往復上下辨論若星斗之並明金石之相宣豈非當今之美觀哉往歲不淑而葉公卒胡公逝既而宋公薨於蜀范公奄去而不可援亦已甚矣夫豈知公亦遽厭人世而歸於九泉乎嗚呼自今以往蚩蚩之眾何所效而爲善茫茫之緒誰爲之繼而尙延乎然則貴而歸考而沒於公之生雖可願而四三君子爭先而歸逝其於天下寧非甚可哀憐乎況孝孺之於諸公或親接其教或早受其知或陪几杖以周旋而釣游

於麟溪之澣眺望於芝山之巔促席飛觴會一時之英傑揮毫作賦掃千古之遺篇公之處我為最久而待我尤拳拳也乖別而歸公執我手我視公顏以為公精強雅健當享百年之壽而予之求師取友考萬古之得失舍公門無所息肩違公之日淺而見公之歲尚綿綿也夫孰知至今六年而不一會予既憂苦百罹而公扁然決去忍不少須見我以盤桓乎嗚呼當今之人知我者豈無有才者蓋鮮宜生而死宜福而禍奪功名於少壯抱空志而煩冤者相環也予獨哀公而不止得非以愛敬而偏乎蓋古道日散而天下無全人浮淺以為通而輕銳以為儼也狼戾以為能而刻深以圖一己之安也求如公之靜重而有守和平而有量居之如山發之如淵犯弗忤而怒不遷者豈非鸞鳳之於鳴鳶乎德可儀一世而與眾人同盡何以庇我黎民子孫乎是則吾之哀公者非特為游從之好談諧之樂蓋一以閔吾之道而傷其將墜一以誅公之德以告公之曾玄公其以為然乎

祭從兄希聲

代家兄作

方孝孺

嗚呼同祖兄弟三父八人我年最長其次惟汝聰慧祥順自少特殊識事有才迥出流輩謂宜福祿以大厥家天不可知乃使汝天汝妻汝子皆先汝亡死而有知痛恨何極我之先君實汝伯父罷官謫役汝偶在旁勞勩扶持不形言色今之子弟知汝者誰汝之操行莫此為美先君云亡十有一年今祖汝喪重我哀苦送柩臨穴病不能行酌汝一觴永與汝訣嗚呼哀哉尚饗

祭薛文清公墓文

胡謐

於乎世有所謂義理詞章之儒其學異趨也而公則因文見道深味其腴觀公讀書兩錄益充乎其有餘也又有所謂道德功名之士其心異致也而公則實與位稱不少為累考公歷官諸績殆確乎其無愧也若公者雖古人為難能而謂今世之易得耶是宜朝廷倚之為輔弼薦紳視以為矜式也而謐小子雖夙塵山斗之仰幸出於門下然未獲執摠趨以承一日之誨益也詎意自公請老

而歸而遂成永隔耶此豈特謚小子之不幸而實斯世斯文所其
惜也茲謚持節西來過公墓下不能不感今懷昔徒稔九原之長
噫也於乎龍門之陽其山蒼蒼其水湯湯公之流風餘澤尚將同
其永長矣乎謚庸俾有司祠諸學宮以與鄉之漢太史令隋文中
子諸賢後先而相望庶幾英靈千載萃止一堂以益增乎山川草
木之光爰復矢詞以告跪獻此觴匪展謚一人之私蓋將廣觀法
於鄉邦伏惟尚饗

祭劉東溪文

周用

維年月日總理河道工部尚書門生周用謹以羊豕庶羞清酌之
奠致祭於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東溪劉先生之靈曰
嗚呼公之筮仕自弘治中釋褐而南來予吳淞子時顛顛業於黌
宮公惟勤斯日聞鼓鐘顧瞻垂虹迺橋登龍子忝科第式徵其逢
公於吾民澤流疲瘵譬如閔苗以雨以風公陟諫垣民殊喁喁胡
公之往不念我躬自時厥後迹焉靡同公北而西我南而東公自

藩服撫茲畿封彼何人斯不諒其衷予八副端懷公之恫其如羣
猜聽猶不聰乃十七年冥冥之鴻予時往來覲公儀容東溪之原
其華其穠公曰樂哉曷不融融乃玩立談旁追互通愛莫助之居
然忡忡今茲夏孟疇茲若工子來東方爰紆素悰胡為大耋溘先
立冬嗚呼公平官階九卿而功以才豐年幾八十而位與齒崇公
可無憾吾心未充用也遠公二千里而繫公之從去公四十年而
視公之終始則有終永以慰公公其有靈鑒茲無窮尚饗

祭學士柯先生文

李東陽

國必有老成繫天下之輕重世必有公論別天下之浮沈然老成
不在年位之高而在才德之稱公論不恃眾人之口而恃士大夫
之心故見李司隸者傾龍門之高見韓荊州者失侯封之貴見歐
陽內翰者歎宮闕之壯華山之峻河水之深而況託師生之分聆
道德之音者乎此愚於公所以憤懣抑鬱而涕淚沾襟也當夫名
冠甲第辭雄玉堂愚於此時固已識公之文章秉章縮鑰衡度精

確愚於此時固已窺公之材略山靜川澄水清玉瑩杜苞苴之門辭起復之命愚於此時則又見公之德行若是者非愚之私也蓋天下之所知而公論之所歸也故金滕石室之秘人莫不以爲宜絲綸臺閣之選人莫不以爲遺及其降司成之召也方藉以爲重而憂哀纍歲徘徊而未至也皆憾以爲遲遽謂公一蹶而至於斯也嗚呼悲夫泰山之高瞻仰者不知其爲勞梁木之壞造物者不自以爲悔此人情之所同而天道之不可賴也千里之辭一觴之酌又豈特區區門墻之愛而已哉

瘞旅文

王守仁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子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莫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歎詢其狀則其子又

死矣明早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繄何人繄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爲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爲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扳援嵯壁行萬峰之頂飢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厲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我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哀哉縱不爾瘞幽厓之狐

每成羣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三年矣慙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峯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子兮吾與爾邀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嘯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尙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殮風飲露無爾飢兮朝友麋鹿莫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茲墟兮

祭外姑文

昔吾亡妻能孝於吾父母友于吾女兄弟知夫人之能教也麤食

歸有光

之養未嘗不甘知夫人之儉也婢僕之御未嘗有疾言厲色知夫人之仁也癸巳之歲秋冬之交忽邁危疾氣息撥撥猶日念母扶而歸寧疾旣大作又扶以東沿流二十里如不能至十月庚子將絕之夕問侍者曰二鼓矣聞戶外風淅淅曰天寒風且作吾母其不能來乎吾其不能待乎嗚呼顛危困頓臨死垂絕之時母子之情何如也甲午丙申三歲中有光應有司之貢馳走二京提攜二孤屬之外母夫人撫之未嘗不泣自是每見之必泣也嗚呼及今兒女幾有成矣夫人奄忽長逝聞訃之日有光寓松江之上相去百里戴星而往則就木矣悲夫吾妻當夫人之生旣以遺夫人之悲而死又無以悲夫人夫人五女撫棺而泣者獨無一人焉今茲歲轉車將次於墓門嗚呼死者有知母子相聚復已三年也哀哉尙饗

祭顧文康公夫人文

嗚呼女婦之職不出閨中及其崇貴與皇家通維文康公大科奮

歸有光

跡四十年間遂躋崇極富壽康寧當世所少夫人配之與之偕老
赫赫我皇統壹聖真考禮肆樂制作紛紜既秩殷典百神咸侑文
康雍雍在帝左右猗與夫人象服是宜朝於兩宮從后之居太室
穆穆佐上冊寶金章玉牒夫人是導西苑撫臚庀其蠶事鞠衣翟
車夫人則侍邈然千載大禮曠墮夫人際之見所未覩匹婦之微
一命為多有美夫人如山如河生有誥命一品之貴薨有奏訃賜
之葬祭潭山之原從文康止天子之賜恩榮極矣凡厥富貴莫不
有終維我生人誰能不恫尚饗

明文在卷九十七

明文在卷九十八目錄

公移

南贛鄉約

王守仁

明文在卷九十八

常熟 薛熙纂

同里 孫佑稀訂

公移

南贛鄉約

王守仁

咨爾民昔人有言蓬生蘆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民俗之善惡豈不由於積習使然哉往者新民蓋常棄其宗族畔其鄉里四出而為暴豈獨其性之異其人之罪哉亦由我有司治之無道教之無方爾父老子弟所以訓誨戒飭於家庭者不早薰陶漸染於里閭者無素誘掖獎勸之不行連屬叶和之無具又或憤怨相激狡僞相殘故遂使之靡然自流於惡則我有司與爾父老子弟皆宜分受其責嗚呼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故今特為鄉約以協和爾民自今凡爾同約之民皆宜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戒息

訟罷爭講信修睦務爲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嗚呼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責己則昏爾等父老子弟毋念新民之舊惡而不與其善彼一念而善卽善人矣毋自恃爲良民而不修其身爾一念而惡卽惡人矣人之善惡由於一念之間爾等慎思吾言毋忽

一同約中推年高有德爲眾所敬服者一人爲約長二人爲約副又推公直果斷者四人爲約正通達明察者四人爲約史精健廉幹者四人爲知約禮儀習熟者二人爲約贊置文簿三扇其一扇備寫同約姓名及日逐出入所爲知約司之其二扇一書彰善一書糾過約長司之

一同約之人每一會人出銀三分送知約具飲食毋大奢取免飢渴而已

一會期以月之望若有疾病事故不及赴者許先期遣人告知約無故不赴者以過惡書仍罰銀一兩公用

一立約所於道里均平之處擇寺觀寬大者爲之

一彰善者其辭顯而尖糾過者其辭隱而婉亦忠厚之道也如人有不弟毋直曰不弟但云聞某於事兄敬長之禮頗有未盡某未敢以爲信姑書之以俟凡糾過惡皆例此若有難改之惡且勿糾使無所容或激而遂肆其惡矣約長副等須先期陰與之言使當自首眾其誘掖獎勸之以興其善念姑使書之使其可改若不能改然後糾而書之又不能改然後白之官又不能改同約之人執送之官明正其罪勢不能執戮力協謀官府請兵滅之

一通約之人凡有危疑難處之事皆須約長會同約之人與之裁處區畫必當於理濟於事而後已不得坐視推託陷人於惡罪坐約長約正諸人

一寄莊人戶多於納糧當差之時躲回原籍往往負累同甲今後約長等勸令及期完納應承如蹈前弊告官懲治削去寄莊一本地大戶異境客商放債收息合依常例毋得磊算或有貧難

不能償者亦宜以理量寬有等不仁之徒輒便捉鎖磊取挾寫田地致令窮民無告去而為盜今後有此告諸約長等與之明白償不及數者勸令寬捨取已過數者力與追還如或恃強不聽率同約之人明之官司

一親族鄉鄰往往有因小忿投賊復讎殘害良善釀成大患今後一應鬪毆不平之事鳴之約長等公論是非或約長聞之即與曉諭解釋敢有仍前妄為者率諸同約呈官誅殄

一軍民人等若有陽為良善陰通賊情販買牛馬走傳消息指實勸戒不悛呈官究治

一吏書義民總甲里老百長弓兵機快人等若攬差下鄉索求賚發者約長率同約呈官追究

一各寨居民昔被新民之害誠不忍言但今既許其自新所占田產已令退還毋得再懷前讎致擾地方約長等常宜曉諭令各守本分有不聽者呈官治罪

一投招新民因爾一念之善貸爾之罪當痛自克責改過自新勤耕勤織平買平賣思同良民無以前日名目甘心下流自取滅絕約長等各宜時時提撕曉諭如踵前非者呈官懲治

一男女長成各宜及時嫁娶往往女家責聘禮不充男家責嫁裝不豐遂致愆期約長等其各省諭諸人自今其稱家之有無隨時婚嫁

一父母喪葬衣衾棺槨但盡誠孝稱家有無而行此外或大作佛事或盛設宴樂傾家費財俱於死者無益約長等其各省諭約內之人一遵禮制有仍蹈前非者即於糾惡簿內書以不孝

一當會前一日知約預於約所灑掃張具於堂設告諭牌及香案南向當會日同約畢至約贊鳴鼓三眾皆詣香案前序立北向跪聽約正讀告諭畢約長合眾揚言曰自今以後凡我同約之人祇奉戒諭齊心合德同歸於善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眾皆曰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皆再拜興以次

出會所分東西立約正讀鄉約畢大聲曰凡我同盟務遵鄉約眾皆曰是乃東西交拜興各以次就位少者各酌酒於長者三行知約起設彰善位於堂上南向置筆硯陳彰善簿約贊鳴鼓三眾皆起約贊唱請舉善眾曰是在約史約史出就彰善位揚言曰某有某善某能改某過請書之以爲同約勸約正徧質於眾曰如何眾曰約史舉甚當約正乃揖善者進彰善位東西立約史復謂眾曰某所舉止是請各舉所知眾有所知卽舉無則曰約史所舉是矣約長副正皆出就彰善位約史書簿畢約長舉杯揚言曰某能爲某善某能改某過是能修其身也某能使某族人爲某善改某過是能齊其家也使人人若此風俗焉有不厚凡我同約當取以爲法遂屬於其善者善者亦酌酒酬約長曰此豈足爲善乃勞長者過獎某誠惶忤敢不益加砥礪期無負長者之教皆飲畢再拜謝約長約長荅拜興各就位知約撤彰善之席酒復三行知約起設糾過位於階下北向置筆硯陳糾過簿約贊鳴鼓三眾皆起約贊

唱請糾過眾曰是在約史約史就糾過位揚言曰聞某有某過未敢以爲然姑書之以俟後圖如何約正徧質於眾曰如何眾皆曰約史必有見約正乃揖過者出就糾過位北向立約史復徧謂眾曰某所聞止是請各言所聞眾有所聞卽言無則曰約史所聞是矣於是約長副正皆出糾過位東西立約史書簿畢約長謂過者曰雖然姑無行罰惟速改過者跪請曰某敢不服罪自起酌酒跪而飲曰敢不速改重爲長者憂約正副史皆曰某等不能早勸諭使子陷於此亦安得無罪皆酌自罰過者復跪而請曰某旣知罪長者又自以爲罰某敢不卽就戮若許其得以自改則請長者無飲某之幸也趨後酌酒自罰約正副咸曰子能勇於受責如此是能遷於善也某等亦可免於罪矣乃釋爵過者再拜約長揖之與各就位知約撤糾過席酒復三行遂飯飯畢約贊起鳴鼓三唱申戒眾起約正中堂立揚言曰嗚呼凡我同約之人明聽申戒人孰無善亦孰無惡爲善雖人不知積之旣久自然善積而不可掩爲

惡若不知改積之既久必至惡極而不可赦今有善而爲人所彰固可喜苟遂以爲善而自恃將日入於惡矣有惡而爲人所糾固可愧苟能悔其惡而自改將日進於善矣然則今日之善者未可自恃以爲善而今日之惡者亦豈遂終於惡哉凡我同約之人盍共勉之眾皆曰敢不勉乃出席以次東西序立交拜興遂退

明文在卷九十八

明文在卷九十九目錄

公移

王哲審單

陳大德審單

賀潮審單

歸有光

歸有光

歸有光

能自諱為照律有強姦之條官司少有遵用者以所當罪重而事難徵實也既不用本條輒以和姦處之則強暴者得志矣貞節之婦受污屢矣律設此條為無用矣昔召公聽訟衰亂之俗微而貞信之教興故有行露之詩蓋謂強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今據大德多行無禮比其事發又抗違憲詞冀至年久不得明白然張氏深山獨處之中此心可表大德經年難證之獄其舌尚存相應依律問擬

賀潮審單

歸有光

審得邵忠先因賀潮之去而鬻其原田今見賀潮之歸而返其舊物流穴荒閒正鳩鵲互居之日逃亾復業實鴻雁安集之時告詞雖涉於半誣據律當從於末減前遺田地聽潮自管取供

明文在卷九十九

明文在卷一百目錄

題跋

恭跋御製書後

宋濂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吳訥

題大學篆書正文後

方孝孺

讀大雅

劉定之

續讀書錄跋

薛瑄

湯仲謀握奇衍義跋

唐肅

題元祐黨碑

倪元璐

題淵明小像卷後

宋濂

書皮日休集後

王鏊

題葉秀才為方氏復姓記後

王世貞

書顏魯公爭座帖

錢習禮

唐柳書西平王碑

王世貞

徽宗三馬圖

王世貞

題劉商觀奔圖

宋濂

跋肩庵記後

高啟

題米芾遺墨

陳敬宗

書龐彥琪所藏黃山谷帖

錢習禮

書秦風蒹葭三章後

唐順之

明文在卷一百

常熟 薛熙纂

福清 翁弘學訂

題跋

恭跋御製書後

宋濂

臣聞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積慮深長而貽謀悠久必日與文學法從之臣論道而經邦當情意洽孚之時或相與賡歌或褒以詩章或燕之內殿君臣之間實同魚水非直以為美觀所以禮賢俊示寵恩而昭四方也有如唐之文皇宋之太宗其事書之簡編者可以見之矣皇明紀號洪武之八年秋八月甲午皇上覽川流之不息水容澄爽油然有感於宸衷陋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為之賦成召禁林羣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賦以進臣率同列研精覃思鋪敘成章詣皇東閣次第投獻上皆親覽焉復真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勅大官進天廚奇珍內臣行觴觴已上

顧臣曰卿何不盡飲臣出跪奏曰臣荷陛下聖慈賜臣以醇酎敢不如詔第臣年衰邁恐不勝栝酌志不懾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寵光爾上曰卿姑試之臣即席而飲將徹上復顧臣曰卿更宜酌一觴臣再起固辭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臣舉觴至口端又復瑟縮者三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為臣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有所瀆勉強一吸至盡上大悅臣顏面變頰頓覺精神遐漂若行浮雲中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為卿賦醉歌二奉御捧黃綾案進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臣既醉下筆傾欵字不成行列甫綴五韵上遽召臣至命編修官臣又重書以遺臣遂諭臣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之盛也臣行五拜禮叩首以謝上更出給事中臣善等賦醉學士歌云臣既退竊自念曰臣本越西布衣粗藉父師明訓弗墜先業而已一旦遭際聖明遣使聘起之踐歷清華地躋禁近無一朝不覲日月之光如此者凡十又七年叨冒恩榮夤絕

前此所幸犬馬之力未衰誓將竭奔走之勞以圖報稱今天寵屢加雲翰之章照臨下土臣竊自靖度何足以堪之雖然傳有之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洪惟皇上尊賢下士講求黃虞治道度越於唐宋遠甚雖以臣之至愚亦昭被非常之殊渥六合之廣其有抱藝懷才者孰不思踴躍奮勵以揚於王庭哉臣按南有嘉魚之詩有曰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序者謂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皇上恩寵之便蕃抑過之矣又按天保之詩有曰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序者謂臣能歸美以報其上臣雖無所猷為庶幾持此頌禱於無窮哉古者侈君之命勒諸鼎彝藏諸宗廟嗣世相傳以至永久臣敢竊援斯義礪玉為軸裝璜成卷什襲珍藏以顯示來裔給事中臣善等應制諸詩附錄其後而賢士大夫聞風慕艷而有作者又別見左方云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吳訥

右宣聖及七十二弟子贊宋高宗製并書其像則龍眠李公麟所畫也高宗南渡建行宮於杭紹興十四年正月始卽岳飛第作太學三月臨幸首著先聖贊後自顏淵而下亦皆撰辭以致褒崇之意二十六年二月刻石於學附以太師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秦檜記檜之言有曰孔聖以儒道設教弟子皆無邪雜背違於儒道者今縉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狙詐權譎之說以僥倖於功利其意蓋爲當時言恢復者發也嗚呼靖康之禍徽欽蒙塵汴都淪覆當時臣子正宜枕干嘗膽以圖恢復而檜力主和議攘斥眾謀盡指一時忠義之言爲狙詐權譎之論先儒朱熹謂其倡邪說以誤國挾北使以要君其罪上通於天萬死不足以贖者是也昔龜山楊先生時嘗建議議罷王安石孔廟配享識者韙之訥一介書生幸際聖明備員風紀茲於仁和縣學得觀石刻見檜之記尙與圖贊並存遂令磨去其文庶使邪說之說姦穢之名不得廁於聖賢圖像之後然念流傳已久謹用備識俾後

覽者得所考云

題大學篆書正文後

方孝孺

大學出於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子而其義始備然致知格物傳之闕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猶以不見古人全書爲憾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弼王文憲公栢皆謂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而考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由是大學復爲全書車先生清臣嘗爲書以辨其說之可信太史金華宋公欲取朱子之意補第四章句以授學者而未果浦陽鄭君濟仲辨受學太史公預聞其說而雅善篆書某因請以更定次序書之將刻以示後世蓋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非一人之所能盡也千五百年之間講訓言道者迭起不絕至於近代而始定而朱子亦曷嘗斷然以爲至當哉故亦以待後之君子耳世之嘆嘆然黨所聞而不顧理之是非者皆非朱子之意也舊說以聽訟

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為不類合為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之智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為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古人之說經略舉大義而意趣自備非若後世說者之固也由國家而推之天下大學之所宜為則欲致知者舍聽訟而何以哉是語雖異於朱子然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與鄭君多學而不雜執中而不滯觀其所好其傳所謂近道者與洪武十四年冬十二月十二日謹記

讀大雅

劉定之

大雅崧高烝民之二詩相聯皆尹吉甫所作皆八章章八句崧高首章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者宣王之舅申伯甫者宣王之相太保兼冢宰仲山甫二人左右宣王如鳥之有羽翰於左右以翼其身故吉甫作詩美二人而於崧高首章總言之自崧高第二章至第八章專美申伯無一章不曰申伯凡曰申伯者十有七乃結之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

伯自烝民第一章至第八章專美仲山甫凡曰仲山甫者十有二乃結之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永懷以慰其心至唐呂和叔贊房玄齡杜如晦二人前篇專美房後篇專美杜於杜篇之末曰萬有千古永稱房杜如周申甫以總結之蓋吉甫之美申甫以二詩也先總言而後分結和叔之美房杜以二贊也先分言而後總結皆無不可也和叔希吉甫而變化之者也今詩傳於崧高首章總言申甫處不以甫為仲山甫而別求其人以甫為穆王時甫侯作呂刑者又以為作呂刑者之子孫仕於宣王時可謂失之矣華谷巖坦叔謂申但王舅甫乃王相申非甫之比言申而引甫者借甫以大申爾其言尤為有旨

續讀書錄跋

薛瑄

往年因讀張子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之言遂於讀書心中有所開時隨即劄記有一條一二句者有一條三五句者有一條數十句者積二十餘年乃成一集名曰讀書錄蓋以

備不思還塞如張子所云者近年又於讀書時日記所得者積久
復成一集名曰讀書續錄但有得即錄不覺重複者多欲皆刪去
而意謂既亦以備不思還塞則辭雖重複亦可為屢省之助云

湯仲謀握奇衍義跋

唐肅

右握奇衍義一卷大梁湯仲謀所作也八陣之說始於握奇而推
衍於孔明今魚復壘石即風后法也但諸家所解奇正之說不一
或以天地風雲為正龍虎鳥蛇為奇或以八陣各有奇正或以八
陣為正游兵為奇或以天地為旗風雲為旛龍虎鳥蛇為陣之別
或以四正四奇為定陣而配八卦之位是皆未悟握奇之意者也
湯君學博而識明研究覃思得其旨趣故撰為衍義以示同志大
意以奇正相半不可以天地為合風雲龍虎鳥蛇為分而曰天衡
地軸自可當八陣之半又曰孔明所衍果出握奇分乎其言皆引
而不發愚嘗竊求其意孔明八陣正合握奇但握奇隊數與壘石
不同握奇一隊當壘石二隊如天衡重列在握奇則八隊在壘石

則十六隊地軸單列在握奇則六隊在壘石則十二隊以此而推
曰天衝地衝曰風曰雲無不昭合則孔明所推衍出於握奇必矣
天地風雲隊數既總為六十四矣則龍虎鳥蛇果何在哉蓋天軸
地衡定而不變此所以為正也天地前衝變則為虎天地後衝變
則為龍風變為蛇雲變為鳥此所以為奇也故陣勢雖八其實為
四經曰四為正四為奇曰天有衡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
附於地未言龍虎鳥蛇也即曰總為八陣及曰聽音望塵以出四
奇乃曰天地之前衝為虎猱風為蛇蟠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
鳥翔則龍虎鳥蛇實出於天地風雲而非別有四陣也非定而不
變者為正動而有變者為奇乎由是知湯君所謂天衡地軸自可
當其半者意實在此待夫作者之自明耳若其疑孔明之推演則
又曰以八數觀之意亦出於握奇亦明壘石即風后法矣愚何幸
因湯君是編而有進焉敢識此於卷末

題元祐黨碑

倪元璐

此碑自靖國五年毀碎遂稀傳本今獲見之猶欽寶錄矣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嗟乎烏知後人之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眉山數十公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氏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披此籍諸賢位中赫然有安民在

題淵明小像卷後

宋 濂

右龍眠居士所畫淵明小像卷鉅公名人題贊於後發揮其出處者甚備固不必真辭於其間有謂淵明恥事二姓在晉所作皆題年號入宋之詩惟書甲子則惑於傳記之說而其事有不得不辯者矣今淵明之集具在其詩題甲子者始於庚子而迄於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初不聞題隆安元興義熙之號若九日閒居詩有空視時運傾之句擬古第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語雖未敢定於何年必宋受晉禪之後所作不知何故反不書以甲

子耶其說蓋起於沈約宋書之誤而李延壽著南史五臣註文選皆因之雖有黃庭堅秦觀李燾真德秀亦踵其謬而弗之察獨蕭統撰本傳謂淵明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見宋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朱元晦述通鑑綱目遂本其說書曰晉徵士陶潛卒可謂得其實矣嗚呼淵明之清節其亦待書甲子而後始見耶姑參先儒之論而附著於左方云

書皮日休集後

王 鏊

予觀龔美與魯望倡和跌宕怪偉真所謂兩雄力相當者及讀其集所謂文藪者亦多感慨激昂六箴有檢身敕己之志反招逐厲有抑邪扶正之志鹿門隱書有閔時病俗之志七愛三羞有傷今懷古之志文中子碑配享昌黎請孟子為學科又幾於知道者及讀唐書則曰黃巢入關以為翰林學士朱子綱目亦書之驚曰龔美乃至是耶讀其文未嘗不悲其志壯其詞惜其遭時之不幸也守之不固也而以爲恨會不得與王維鄭虔爲伍一日覽陸務觀

渭南集曰襲美晚遯吳越死焉有子光業為吳越相四世孫公弼
在慶歷間名士也方吳越時中原絕隔乃有妄人造謗謂襲美墮
節巢賊宋景文喜取小說入正史公弼欲辨之於朝不及而卒尹
師魯皮子良墓志亦云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及錢氏
王其地遂依之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則其事益信矣於乎襲
美千載之冤至是始雪矣不獨雪襲美之冤亦以雪吾儒之恥也
曰南部新書亦載巢令日休作讖語有裏頭三屈律之語遂為所
害何耶此亦傳聞之語也然亦可見其不屈於賊矣曰後之為史
則何如曰所聞異詞所傳異聞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春秋之法也

題葉秀才為方氏復姓記後

王世貞

建文末天下之名能夠義者莫如天台方先生其得禍之烈則亦
無如方先生先生歿三十餘年而天下乃敢舉其名又五十年而
天下乃敢誦其言又百年而天下乃有求其已絕之裔而為之記
者蓋先生在圍城時則以其幼子託上海余氏友若伍胥之託王

孫於鮑者遂冒余姓其後人今為南昌司訓有聲先生之鄉人葉
君刺得其狀業欲為置田宅要司訓君歸天台奉先生祀其書與
記甚詳嗚呼先生方駕格澤驂故主而賓於帝所其正氣沸鬱宇
宙間世之日星先生之名而金石其言者耿然若以為不沒即其
後之存與否無足為先生輕重第以一時萬乘之尊挾百世之怒
而有不能盡快其意於意外之日者亦可想也葉君名玟為先生
纂述遺事又能推其別居為文信公祠令得及事先生庶幾哉趙
朔李固之客即千古奚讓焉

書顏魯公爭座帖

錢習禮

顏魯公剛直之姿見於正楷英發之氣著於行草今觀與右僕射
郭公論魚開府坐次帖橐所稱右僕射蓋郭英父也魚開府即朝
恩也英父代宗永泰元年三月與裴冕同拜命於集賢殿為右僕
射唐世以中官為觀軍容使自魚朝恩始朝恩為軍容實自監英
父為陝西軍始意與朝恩共事久情好篤故菩提寺行香位次當

尋襲爲常魯公退而貽書反覆論辨力斥其非無少容貸蓋當時朝恩怙寵驕肆觀其冒居成均大司成之位升座講易鼎覆餗以譏宰相元載則可以知其爲大璫之至桀黠者矣魯公銳然申朝廷禮秩以折其僭且以盛滿戒英父者甚至使英父佩服其言豈有他日崔旰之禍乎史稱魯公當肅宗至德初國事方草昧爲御史大夫卽能正百官次序如平世以此帖徵之庶幾想見其風采也祿山叛河北二十四郡多潰降唯公以平原最先出師挫其鋒致玄宗驚歎以爲朕不識眞卿何如人而能辦此唐之中興四方義舉自公倡之世傳顏書卻厲氣端人正士之手澤豈不信然哉

唐柳書西平王碑

王世貞

西平忠武王神道碑裴晉公文柳常侍書石刻在高陵縣墓所苔蘚剝蝕字畫僅存耳然要之含蓄於玄秘也是時西平諸子皆已逝獨太保聽存乞晉公文亦寥落不能發其忠義戡定之績至於料吐番背盟事絕不載豈有所諱耶所記官秩如初拜清道帥後

以邊將入爲神策都知兵馬使始加左金吾衛將軍未嘗爲右金吾大將軍復以神策先鋒討田悅加御史中丞再加御史大夫左散騎常侍非檢校官所記諸子十二人史稱十五人皆當以碑爲正耳聽於其時徒見晉公祿位勳業之盛幾埒西平意其文之足以光顯其先而不知晉公雖非忌者自以爲位居宰相文尙簡要體當如是耳而於西平之元功偉算十不著二三於乎是寧非聽責耶前此韓昌黎柳州固無恙也有碑志來爲人子而不作李聽者鮮矣吾竊有感故志之

徽宗三馬圖

王世貞

里人顧君出宣和帝三馬圖示予或以行筆稍露蹊徑疑爲臨本顧其飲齧騰嘶之態溢出縑素間縱爾亦是隆準公的裔耳似非邯鄲子輿也當宣政時青羌赤狄千里之貢日至天廡萬匹往往吾師而秘府所藏曹韓神品不下數百千軸宜其妙也度至五國城盡觀東胡駒駉駃騠窮姿極變要必有進於是者而浮沈沙漠

中不可得矣為之一慨

題劉商觀弈圖

宋 濂

右昔人臨唐劉商觀弈圖其曰李伯時臨茅君彥勒蘇先生識蓋皆假設之云而其描寫摸刻實俱妙絕不必問其真作於何人也王生以采薪入山父母妻子待之以食見弈者而耽觀之至於爛其斧柯豈所謂力本者哉比歸而親戚鄉黨咸非其舊可悼也已一夫一婦不獲自盡伊尹恥之以戲迷愚人使之老無所依其果有是事耶神仙亦未仁矣

跋眉庵記後

高 啟

右嘉陵楊君眉庵記謂眉無用於人之身故取以自號夫女之美者眾嫉其娥眉士之賢者人慕其眉宇而不及口鼻耳目則眉豈輕於眾體哉蓋眾體皆有用眉安於其上雖無有為之事而實瞻望之所趨焉其有類乎君子者矣世方以僕僕為忠察察為智安重而為國之望者以為無用楊君亦有感於是歎讀之為之太息

題米芾遺墨

陳敬宗

右米芾大行書幾二百字前後所書似出兩手亦云恐非一時筆也然亦各臻其妙未可異而觀之有宋書法名家以蘇黃米蔡並稱觀此則名不虛得矣芾字元章初居襄陽至芾徙於吳以母侍宣仁舊恩歷官至禮部員外郎崇寧間除書畫兩學博士博文尚古偉岸不羈當時名流評其文則清雄絕俗氣則邁往凌雲字則超妙入神或又議其字神鋒太峻有如强弩射人而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也夫文以理為主必氣以充之然後振勵而不蕪字以規矩為主必氣以馭之然後豪邁而不菱元章素負豪邁之氣者其書似其為人亦其宜而妄生異議者君子有所不取焉監察御史雷復持以求予題故為書此以俟識者鑒之

書龐彥琪所藏黃山谷帖

錢習禮

此山谷黃太史所書茶賦今中書舍人龐君明敘仲子彥琪之所藏也太史在宋時以文學行誼卓絕當時追配古人使其書未工

尚當爲人所愛重況極其妙而爲一時稱賞哉但紫陽朱夫子謂書學莫盛於唐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魏晉之楷法遂廢至宋名勝相傳不過以唐人爲法至於黃米鼓傾側媚狂怪怒張乃不若朱鴻臚喻工部超然遠覽追跡鍾元常於千載之上意獨有所不滿焉細玩此帖温然端重似莊人雅士正色立朝殊無前態當是太史用意之筆豈可槩觀列論哉宜爲後世之所寶藏也予素不嫻於書敬誌其左以俟識者云

書秦風蒹葭三章後

唐順之

嘉靖戊申秋七月廿五日夜雷雨大作萬艘震蕩平明開霽則河水增高四五尺矣予與褚生泛小舸如陳渡臨流歌嘯渺然有千里江湖之思因咏秦風蒹葭三章則宛如目前風景而所謂伊人者猶庶幾見之且秦時風俗不雄心於戈矛戰鬪則逞技於獮獸射獵至其聲利所驅雖豪傑亦且側足於寺人媚子之間方以爲榮而不知愧其義士亦且沈酣參養與君爲殉而不可贖蓋靡然

矜俠趨勢之甚矣而乃有遺世獨立澹乎埃壒之外者豈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而此其獨醒者歟抑亦以秦之不足與而優游肥遯若後來鑿坏羊裘之徒者在當時固已有人歟予獨惜其風可聞而姓名不著不得與諸人並列隱逸傳中然鑿坏羊裘之徒以其身而逃之蒹葭伊人者乃并其姓名而逃之此其所以爲至也噫嘻士固有不慕乎當世之榮而亦何心於後世之名也哉因慨然爲之一笑遂書以示褚生

明文在卷一百

